

四庫全書薈要

• 乾隆御覽本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五十九

宋司馬光撰

胡三省音註

漢紀五十一

起著雍執徐盡上章敦牂凡三年

孝靈皇帝下

中平五年春正月丁酉赦天下 二月有星孛于紫宮

紫宮即太微也匡衡十二星之內皆曰紫宮天子之宮也字蒲內翻

黃巾餘賊郭大等

起於河西白波谷

帝紀作西河當從之又按宋白續通典河南府河清縣今理白波鎮無以

此谷於孟津
為河西歟

寇太原河東

三月屠各胡攻殺并州刺

史張懿

屠直
於翻

太常江夏劉焉見王室多故建議以為

四方兵寇由刺史威輕既不能禁且用非其人以致離

叛宜改置牧伯選清名重臣以居其任焉內欲求交趾

牧

以交趾僻遠
可以避禍也

侍中廣漢董扶

扶學圖讖何進
薦之徵拜侍中

私謂焉

曰京師將亂益州分野有天子氣

蔡邕月令章句自危
十度至壁八度謂之

次魯之分野自胃一度至畢六度謂之大梁之次趙之
分野自畢六度至井十度謂之實沈之次晉之分野自
井十度至柳三度謂之鶉首之次秦之分野自柳三度

至張十二度謂之鶉火之次周之分野自張十二度至
軫六度謂之鶉尾之次楚之分野自軫六度至亢八度
謂之壽星之次鄭之分野自亢八度至尾四度謂之大
火之次宋之分野自尾四度至斗六度謂之析木之次
燕之分野自斗六度至須女二度謂之星紀之次越之
分野自須女二度至危十度謂之玄枵之次齊之分野
晉書天文志用後魏太史令陳卓所言郡國所入宿受
今亦載之自軫十二度至氐四度為壽星於辰在辰鄭
分屬兗州自氐五度至尾九度為大火於辰在卯宋分
屬豫州自尾十度至南斗十一度為析木於辰在寅燕
分屬幽州自南斗十二度至須女七度為星紀於辰在
丑吳越分屬揚州自須女八度至危十五度為玄枵於
辰在子齊分屬青州自危十六度至奎四度為諏訾於
辰在亥衛分屬并州自奎五度至胃六度為降婁於辰
在戌魯分屬徐州自胃七度至畢十一度為大梁於辰
在酉趙分屬冀州自畢十二度至東井十五度為實沈

於辰在申魏分屬益州自東井十六度至柳八度為鶉首於辰在未秦分屬雍州自柳九度至張十六度為鶉火於辰在午周分屬三河自張十七度至軫十度為鶉尾於辰在巳楚分屬荊州分扶間翻馬乃更

求益州會益州刺史卻儉賦斂煩擾謠言遠聞

卻乞逆翻春秋

晉大夫卻氏

考異曰范書作卻儉今從陳壽蜀志斂力膽翻聞音問

而耿鄙張懿皆為

盜所殺朝廷遂從馬議選列卿尚書為州牧各以本秩

居任

列卿秩中二千石尚書秩六百石耳東都以後尚書職任重於列卿

以馬為益州牧

太僕黃琬為豫州牧宗正東海劉虞為幽州牧州任之

重自此而始馬魯恭王之後虞東海恭王之五世孫也

虞嘗為幽州刺史民夷懷其恩信故用之董扶及太倉

令趙建

百官志太倉令秩六百石主受郡國傳漕穀屬大司農建羽鬼翻

皆棄官隨焉

入蜀 詔發南匈奴兵配劉虞討張純單于羌渠遣左

賢王將騎詣幽州國人恐發兵無已於是右部醯落反

建武中右部真犍日逐王比來降立為醯落尸逐鞮單于右部醯落者蓋其支庶分居右部因以為種落之號

醯馨今翻

與屠各胡合

屠直於翻

凡十餘萬人攻殺羌渠

考異曰帝紀

屠各胡攻殺并州刺史張懿遂與南匈奴左部胡合殺其單于今從匈奴傳

國人立其子右

賢王於扶羅為持至尸逐侯單于

賢曰於扶羅即前趙劉淵之祖也是為亂

晉之首

夏四月太尉曹嵩罷

五月以永樂少府南陽

樊陵為太尉

樂音洛

六月罷

益州賊馬相趙祗等起兵

緜竹

縣竹縣屬廣漢郡賢曰故城在今益州緜竹縣東

自號黃巾殺刺史卻儉

進擊巴郡捷為旬月之間破壞三郡

捷居言翻壞音怪

有衆數

萬自稱天子州從事賈龍率吏民攻相等數日破走州

界清靜龍乃選吏卒迎劉焉焉徙治緜竹撫納離叛務

行寬惠以收人心

為劉焉專制益州張本

郡國七大水

故太

傅陳蕃子逸與術士襄楷會于冀州刺史王芬坐

坐才卧翻

楷曰天文不利宦者黃門常侍真族滅矣逸喜芬曰若

然者芬願驅除因與豪傑轉相招合上書言黑山賊攻

劫郡縣欲因以起兵會帝欲北巡河間舊宅

帝先為解清亭侯有

舊宅在河間

芬等謀以兵徼劫

徼讀曰邀

誅諸常侍黃門因廢帝

立合肥侯以其謀告議郎曹操

以此謀告操蓋亦知操之為時雄矣

操曰

夫廢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古人有權成敗計輕重

而行之者伊霍是也

此等語豈常人所能及哉

伊霍皆懷至忠之誠

據宰輔之執因秉政之重同衆人之欲故能計從事立

今諸君徒見曩者之易

易以鼓翻

未覩當今之難而造作非

常欲望必克不以危乎芬又呼平原華歆陶丘洪共定

計

華戶化翻姓譜堯子丹朱居陶丘其後氏焉

洪欲行歆止之曰夫廢立大

事伊霍之所難芬性疎而不武此必無成洪乃止會北

方夜半有赤氣東西竟天太史上言北方有陰謀

上時掌翻

不宜北行帝乃止敕芬罷兵俄而徵之芬懼解印綬亡

走至平原自殺

綬音受

秋七月以射聲校尉馬日磾為

太尉日磾融之族孫也

磾丁奚翻

八月初置西園八校尉

校戶以小黄門蹇碩為上軍校尉姓譜蹇姓也左傳有秦大夫蹇叔虎

賁中郎將袁紹為中軍校尉屯騎校尉鮑鴻為下軍校

尉議郎曹操為典軍校尉趙融為助軍左校尉馮芳為

助軍右校尉諫議大夫夏牟為左校尉淳于瓊為右校

尉皆統於蹇碩考異曰范書袁紹傳紹為佐軍校尉何進傳淳于瓊為佐軍校尉今從樂資

山陽公載記帝自黃巾之起留心戎事碩壯健有武畧帝親

任之雖大將軍亦領屬焉九月司徒許相罷以司空

丁宮為司徒光祿勳南陽劉弘為司空以衛尉條侯

董重為票騎將軍重永樂太后兄子也

票匹妙翻
樂音洛

冬

十月青徐黃巾復起

復扶
又翻

寇郡縣

望氣者以為京師

當有大兵兩宮流血帝欲厭之

厭一
葉翻

乃大發四方兵講

武於平樂觀下

水經註穀水自白馬寺東南逕平樂觀在上西門外樂音洛觀古玩翻

起

大壇上建十二重華蓋蓋高十丈壇東北為小壇復建

九重華蓋高九丈列步騎數萬人結營為陳

重直龍翻
高居傲翻

陳讀曰
陣下同

甲子帝親出臨軍駐大華蓋下大將軍進駐小

華蓋下帝躬擐甲介馬

賢曰擐貫也音
官介亦甲也

稱無上將軍行

陳三市而還

行下孟翻
市作答翻

以兵授進帝問討虜校尉蓋勲

曰

蓋古
孟翻

吾講武如是何如對曰臣聞先王耀德不觀兵

國語載祭公
謀父之言

今寇在遠而設近陳不足以昭果毅

左傳
曰戎

昭果毅以聽之謂武
殺敵為果致果為毅

祇黷武耳帝曰善恨見君晚羣臣

初無是言也勲謂袁紹曰上甚聰明但蔽於左右耳與

紹謀共誅嬖倖

嬖卑義翻又必計翻
勲時與宗正劉虞佐軍校尉袁紹同典

考異曰勲傳云

禁兵勲謂虞紹云云按虞於匈奴未叛之前
已為幽州牧又宗正非典兵之官今除之

蹇碩懼出

勲為京兆尹

十一月王國圍陳倉詔復拜皇甫嵩為

左將軍

復扶又翻

督前將軍董卓合兵四萬人以拒之張

純與丘力居鈔略青徐幽冀四州

鈔楚交翻

詔騎都尉公孫

瓚討之瓚與戰於屬國石門

屬國遼東屬國也賢曰石門山谷在今營州柳城縣

西南瓚藏旱翻

純等大敗棄妻子踰塞走悉得所略男女瓚深

入無繼反為丘力居等所圍於遼西管子城二百餘日

糧盡衆潰士卒死者什五六董卓謂皇甫嵩曰陳倉

危急請速救之嵩曰不然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

兵陳倉雖小城守固備未易可拔

易以鼓翻

王國雖強攻陳

倉不下其衆必疲疲而擊之全勝之道也將何救焉國
攻陳倉八十餘日不拔六年春二月國衆疲敝解圍去
皇甫嵩進兵擊之董卓曰不可兵法窮寇勿迫歸衆勿
追

賢曰司馬
兵法之言

嵩曰不然前吾不擊避其銳也今而擊之

待其衰也所擊疲師非歸衆也國衆且走莫有關志以
整擊亂非窮寇也遂獨進擊之使卓為後拒連戰大破
之斬首萬餘級卓大慙恨由是與嵩有隙

為後獻帝初
平二年卓師

嵩張

本韓遂等共廢王國而劫故信都令漢陽閭忠使督

統諸部忠病死遂等稍爭權利更相殺害

更工衛翻

由是寢

衰

幽州牧劉虞到部遣使至鮮卑中告以利害責使

送張舉張純首厚加購賞丘力居等聞虞至喜各遣譯

自歸舉純走出塞餘皆降散虞上罷諸屯兵

上時掌翻奏也

但

留降虜校尉公孫瓚將步騎萬人屯右北平

瓚以石門之捷自騎

都尉拜降虜校尉降戶江翻校戶教翻

三月張純客王政殺純送首詣虞

公孫瓚志欲掃滅烏桓而虞欲以恩信招降由是與瓚

有隙

為後初平四年瓚殺虞張本

夏四月丙子朔日有食之 太

尉馬日磾免遣使即拜幽州牧劉虞為太尉封容丘侯

容丘縣屬東海郡

考異曰袁紀三月己丑光祿劉虞為司馬領幽州牧今從范書

蹇碩忌大

將軍進與諸常侍共說帝遣進西擊韓遂

說輪為翻

帝從之

進陰知其謀奏遣袁紹收徐充二州兵須紹還而西以

稽行期 初帝數失皇子

數所角翻

何皇后生子辯養於道

人史子眇家號曰史侯

賢曰道人謂有道術之人

王美人生子協董

太后自養之號曰董侯羣臣請立太子帝以辯輕佻無

威儀

佻初彫翻輕薄也

欲立協猶豫未決會疾篤屬協於蹇碩

屬之欲
翻託也

丙辰帝崩于嘉德殿

年三十四嘉德殿在南宮九龍門內

碩時在

內欲先誅何進而立協使人迎進欲與計事進即駕往

碩司馬潘隱與進早舊迎而目之進驚馳從僂道歸營

廣雅曰僂疾也仕鑒翻

引兵入屯百郡邸

天下郡國百餘皆置邸京師謂之百郡邸者百

郡總為一邸也

因稱疾不入戊午皇子辯即皇帝位年十四

考

異曰帝紀云年十七張璠漢紀曰帝年十四今從之

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

朝直遙翻下同

赦天下改元為光熹封皇弟協為勃海王協年

九歲以後將軍袁隗為太傅與大將軍何進參錄尚書

事進既秉朝政忿蹇碩圖已陰規誅之袁紹因進親客

張津勸進悉誅諸宦官進以袁氏累世貴寵

袁安為司空司徒子

敞為司空孫湯為司空司徒太尉湯子逢為司空少子隗亦為三公是累世貴寵也

而紹與從弟

虎賁中郎將術皆為豪桀所歸信而用之

從才用下同

復博

徵智謀之士

復扶又翻

何顓荀攸及河南鄭泰等二十餘人

以顓為北軍中候攸為黃門侍郎

百官志給事黃門侍郎六百石掌侍從左

右給事中關通內外獻帝起居注曰帝初即位令侍中給事黃門侍郎員各六人出入禁中近侍帷幄省尚書事蓋前無定員至帝始

泰為尚書與同腹心攸爽之從

定員數也顓魚容翻

孫也蹇碩疑不自安與中常侍趙忠宋典等書曰大將

軍兄弟秉國專朝今與天下黨人謀誅先帝左右掃滅

我曹但以碩典禁兵故且沈吟今宜共閉上閤

上閤省閤也沈

持林

急捕誅之中常侍郭勝進同郡人也太后及進之

貴幸勝有力焉

考異曰袁紀作郭脉九州春秋作郎勝今從何進傳

故親信何

氏與趙忠等議不從碩計而以其書示進庚午進使黃

門令收碩誅之因悉領其屯兵票騎將軍董重

票匹與

何進權勢相害中官挾重以為黨助董太后每欲參干

政事何太后輒相禁塞

塞猶遏也塞悉則翻

董后忿恚詈曰汝今

輒張怙汝兄耶

恚於避翻賢曰輒張狗彊梁也兄謂進也輒音舟

吾敕票騎斷

何進頭如反手耳

斷丁管翻

何太后聞之以告進五月進與

三公共奏孝仁皇后使故中常侍夏惲等交通州郡幸

較財利悉入西省

夏戶雅翻惲於粉翻較讀曰惟西省即謂永樂宮司

故事蕃后

不得留京師

賢曰蕃后謂平帝母衛姬王莽攝政恐其專權后不得留在京師故以為故事也

請遷宮本國奏可辛巳進舉兵圍票騎府收董重免官

自殺六月辛亥董太后憂怖暴崩

怖普布翻考異曰九州春秋曰太后憂

懼自殺今從皇后記

民間由是不附何氏

辛酉葬孝靈皇帝于

文陵

賢曰在雒陽西北二十里

何進懲蹇碩之謀稱疾不入陪喪又

不送山陵

大水

秋七月徙勃海王協為陳留王

司徒丁宮罷

袁紹復說何進曰

復扶又翻說輸芮翻

前竇武欲

誅內寵而反為所害者但坐言語漏泄五營兵士皆畏

服中人而竇氏反用之自取禍滅

事見五十六卷建寧元年

今將軍

兄弟並領勁兵

謂進及弟苗也

部曲將吏皆英俊名士樂盡力

命

樂音洛

事在掌握此天贊之時也將軍宜一為天下除

患以垂名後世不可失也

為于偽
翻下同

進乃白太后請盡罷

中常侍以下以三署郎補其處太后不聽曰中官統領

禁省自古及今漢家故事不可廢也且先帝新棄天下

我奈何楚楚與士人共對事乎

楚詞註曰楚楚鮮明
貌詩曰衣裳楚楚

進

難違太后意且欲誅其放縱者紹以為中官親近至尊

近其
斬翻

出納號令今不悉廢後必為患而太后母舞陽君

及何苗數受諸宦官賂遺

數所角翻下同
遺于季翻

知進欲誅之數

白太后為其障蔽又言大將軍專殺左右擅權以弱社

稷太后疑以為然進新貴素敬憚中官雖外慕大名而

內不能斷

斷丁亂
翻下同

故事久不決紹等又為畫策多召四

方猛將及諸豪傑使並引兵向京城以脅太后進然之

主簿廣陵陳琳諫曰諺稱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

以得志況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

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此猶鼓洪爐燎毛髮耳但當

速發雷霆行權立斷則天人順之而反委釋利器

利器
謂兵

也柄更徵外助大兵聚會彊者為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

以柄功必不成祇為亂階耳進不聽典軍校尉曹操聞

而笑曰宦者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當假之權寵使

至於此既治其罪

治直之翻

當誅元惡一獄吏足矣何至紛

紛召外兵乎欲盡誅之事必宣露吾見其敗也初靈帝

徵董卓為少府

據卓傳中平六年徵卓為少府蓋即是年也

卓上書言所將

湟中義從及秦胡兵

將即亮翻從才用翻

皆詣臣言牢直不畢稟

賜斷絕妻子饑凍牽挽臣車使不得行羌人慙腸惡態

賢曰言羌人心腸慙惡情態倉黃也方言云慙惡也郭璞云慙慙急性也慙音芳列翻慙音芳于翻

臣不

能禁止輒將順安慰增異復上

賢曰如其更增異志當復聞上洪氏隸釋曰漢

靈帝建寧二年魯相史晨祠孔廟奏後云增異輒上光
和二年樊毅復華下民租口筭奏後云增異復上此蓋
當時奏文結末之常語蓋言繼今事有增於此

者異於此者將復上奏也復扶又翻上時掌翻

朝廷不

能制及帝寢疾璽書拜卓并州牧

璽斯氏翻

令以兵屬皇甫

嵩卓復上書言臣誤蒙天恩掌戎十年士卒大小相狎

彌久戀臣畜養之恩為臣奮一旦之命

畜許六翻為于偽翻

乞將

之北州效力邊垂

將如字又即亮翻之往也

嵩從子酈說嵩曰

從才用翻

酈音歷

考異曰袁紀作從子邈今從范書

天下兵柄在大人與董卓耳今

怨隙已結執不俱存卓被詔委兵而上書自請此逆命

也彼度京師政亂

被皮義翻度徒洛翻

故敢躊躇不進此懷姦也

二者刑所不赦且其凶戾無親將士不附大人今為元

帥

嵩討王國時為督故曰元帥

杖國威以討之上顯忠義下除凶害

無不濟也嵩曰違命雖罪專誅亦有責也

卓不釋兵為違命嵩擅討

卓為專誅

不如顯奏其事使朝廷裁之乃上書以聞帝以讓

卓卓亦不奉詔駐兵河東以觀時變何進召卓使將兵

詣京師

考異曰進傳曰召卓屯關中上林苑按時卓已駐河東若屯上林則更為西去非所以脅太

后也今侍御史鄭泰諫曰董卓彊忍寡義志欲無狀

狀於

鹽翻若借之朝政

借子夜翻

授以大事將恣凶欲以危朝廷明

公以親德之重據阿衡之權秉意獨斷

斷丁亂翻

誅除有罪

誠不宜假卓以為資援也且事留變生殷鑒不遠

謂實武之

事可為殷鑒也

宜在速決尚書盧植亦言不宜召卓進皆不從

泰乃棄官去謂荀攸曰何公未易輔也

易以政翻

進府掾王

匡騎都尉鮑信皆泰山人進使還鄉里募兵并召東郡

太守橋瑁屯成臯

瑁音冒

使武猛都尉丁原將數千人寇

河內燒孟津火照城中

賢曰武猛謂其有武藝而皆以勇猛取其嘉名因以名官

誅宦官為言董卓聞召即時就道并上書曰中常侍張

讓等竊倖承寵濁亂海內臣聞揚湯止沸莫若去薪

去

呂翻前書枚乘諫吳王曰欲湯之滄一人炊之百人潰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滄音則亮翻寒也

癰雖痛勝於肉食

言癰疽蘊結破之雖痛勝於肉食肌肉浸淫滋大也

昔趙鞅興

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

公羊傳曰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者曷

為君側之惡人也此逐君側之惡人曷為以叛言之無君命也

今臣輒鳴鐘鼓如雒陽

賢曰鳴鐘鼓者聲其罪也

請收讓等以清姦穢太后猶不從何苗謂

進曰始共從南陽來俱以貧賤依省內以致富貴

言何后因

官官得進進兄弟以此致富貴也

國家之事亦何容易

易以鼓翻

覆水不收

宜深思之

水覆於地不可復收言事發則不可收拾

且與省內和也卓至澠

池澠彌充翻

而進更狐疑使諫議大夫种邵宣詔止之卓不

受詔遂前至河南

河南周之王城去雒陽不遠种音冲

邵迎勞之

勞力到翻

因

譬令還軍卓疑有變使其軍士以兵脅邵邵怒稱詔叱

之軍士皆披

披芳靡翻

遂前質責卓卓辭屈乃還軍夕陽亭

賢曰夕陽亭在河南城西

邵嵩之孫也袁紹懼進變計因脅之曰交

構已成形執已露將軍復欲何待而不早決之乎事久

變生復為竇氏矣

復扶又翻

進於是以紹為司隸校尉假節

專命擊斷

漢司隸校尉本持節至元帝時諸葛豐為司隸始去節今假紹節重其權也斷丁亂翻

從事中郎王允為河南尹紹使雒陽方畧武吏司察官

者而促董卓等使馳驛上奏欲進兵平樂觀

上時掌翻樂音洛觀

古玩翻

太后乃恐悉罷中常侍小黃門使還里舍唯留進

所私人以守省中諸常侍小黃門皆詣進謝罪唯所措

置進謂曰天下匈匈正患諸君耳今董卓垂至諸君何

不早各就國袁紹勸進便於此決之

勸進於此時
悉誅之也

至于

再三進不許紹又為書告諸州郡詐宣進意使捕案中

官親屬進謀積日頗泄中官懼而思變張讓子婦太后

之妹也讓向子婦叩頭曰老臣得罪當與新婦俱歸私

門唯受恩累世

賢曰唯
思念也

今當遠離宮殿

離力
智翻

情懷戀戀

願復一入直

復扶又
翻下同

得暫奉望太后陛下顏色然後退

就溝壑死不恨矣子婦言於舞陽君入白太后乃詔諸

常侍皆復入直八月戊辰進入長樂宮

樂音
洛

白太后請

盡誅諸常侍中常侍張讓段珪相謂曰大將軍稱疾不

臨喪不送葬今欲入省

賢曰歟音許勿翻

此意何為竇氏事竟

復起邪使潛聽具聞其語乃率其黨數十人持兵竊自

側闥入伏省戶下進出因詐以太后詔召進入坐省閣

讓等詰進曰天下憤憤

詰去吉翻說文曰憤憤亂也古對翻

亦非獨我曹

罪也先帝嘗與太后不快幾至成敗

事見上卷光四年幾居希翻

我

曹涕泣救解各出家財千萬為禮和悅上意但欲託卿

門戶耳今乃欲滅我曹種族不亦太甚乎

種章勇翻

於是尚

方監渠穆拔劍斬進於嘉德殿前

案百官志尚方有令丞而無監桓靈之世

諸署令悉以宦者為之尚方監必亦置於是時也渠讓姓也左傳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又衛有渠孔御戎

珪等為詔以故太尉樊陵為司隸校尉少府許相為河

南尹尚書得詔板疑之曰請大將軍出共議中黃門以

進頭擲與尚書曰何進謀反已伏誅矣進部曲將吳匡

張璋在外聞進被害

被皮義翻

欲引兵入宮宮門閉虎賁中

郎將袁術與匡共所攻之中黃門持兵守閣會日暮術

因燒南宮青瑣門

衛瓘曰青瑣門邊青鏤也一曰天子門內有眉格再重裏青畫曰瑣考

異曰何進傳作九龍門今從袁紀

欲以脅出讓等讓等入白太后言大

將軍兵反燒宮攻尚書闕

尚書闕即尚書門

因將太后少帝及

陳留王劫省內官屬從複道走北宮

將如字搗也挾也

尚書盧

植執戈於閣道牕下仰數段珪

數所具翻

珪懼乃釋太后太

后投閣乃免袁紹與叔父隗矯詔召樊陵許相斬之紹

及何苗引兵屯朱雀闕下捕得趙忠等斬之吳匡等素

怨苗不與進同心而又疑其與宦官通謀乃令軍中曰

殺大將軍即車騎也

時苗為車騎將軍

吏士能為報讎乎

偽于

皆流涕曰願致死匡遂引兵與董卓弟奉車都尉旻攻

殺苗棄其屍於苑中紹遂閉北宮門勒兵捕諸宦者無

少長皆殺之

少詩照翻
長知兩翻

凡二千餘人或有不須而誤死

者

須古鬚
字通

紹因進兵排宮或上端門屋以攻省內

宮之
正南

門曰端門
省禁也

庚午張讓段珪等困迫遂將帝與陳留王數

十人步出穀門

穀門位在子維
城正北門也

夜至小平津

賢曰小平
津在今鞏

縣西北杜佑曰鞏縣西北有小
平縣故城又北有津曰小平津

六璽不自隨公卿無得

從者

從才
用翻

唯尚書盧植河南中部掾閔貢夜至河上

漢
官

儀諸郡置五郡督郵以監屬縣河南尹置四部督郵中部為掾掾俞絹翻

貢厲聲質責讓等

且曰今不速死吾將殺汝因手劒斬數人

手式又翻

讓等惶

怖

怖普布翻下同

又手再拜叩頭向帝辭曰臣等死陛下自愛

遂投河而死貢扶帝與陳留王夜步逐螢光南行欲還

宮行數里得民家露車

露車者上無巾蓋四旁無帷裳蓋民家以載物者耳

共乘

之至雒舍止

雒舍地名在北芒之北

辛未帝獨乘一馬陳留王與

貢共乘一馬從雒舍南行公卿稍有至者董卓至顯陽

苑

顯陽苑桓帝延熹二年所造在雒陽西

遠見火起知有變引兵急進未

明到城西聞帝在北因與公卿往奉迎於北芒阪下帝

見卓將兵卒至

將即亮翻
卒讀曰猝

恐怖涕泣羣公謂卓曰有詔

却兵卓曰公諸人為國大臣不能匡正王室至使國家

播蕩

東都羣臣謂
天子為國家

何却兵之有卓與帝語語不可了

曉了

解也乃更與陳留王語問禍亂由起王答自初至終無所

遺失卓大喜以王為賢且為董太后所養卓自以與太

后同族遂有廢立之意是日帝還宮赦天下改光熹為

昭寧失傳國璽

為下獻帝初平二年孫
堅得璽張本璽斯氏翻

餘璽皆得之以

丁原為執金吾騎都尉鮑信自泰山募兵適至說袁紹

曰說翰
芮翻

董卓擁強兵將有異志今不早圖必為所制及

其新至疲勞襲之可禽也紹畏卓不敢發信乃引兵還
泰山董卓之入也步騎不過三千自嫌兵少恐不為遠

近所服率四五日輒夜潛出軍近營明旦乃大陳旌鼓

而還以為西兵復至

復扶
又翻

雖中無知者俄而進及弟苗

部曲皆歸於卓卓又陰使丁原部曲司馬五原呂布殺
原而并其衆卓兵於是大盛乃諷朝廷以久雨策免司

空劉弘而代之初蔡邕徙朔方

事見五十七卷光和元年

會赦得還

五原太守王智甫之弟也奏邕謗訕朝廷邕遂亡命江

海積十二年董卓聞其名而辟之稱疾不就卓怒詈曰

我能族人邕懼而應命到署祭酒甚見敬重舉高第

日之間周歷三臺

邕舉高第補侍御史又轉治書御史遷尚書三日之間周歷三臺

遷

為侍中董卓謂袁紹曰天下之主宜得賢明每念靈

帝令人憤毒

賢曰毒恨也

董卓似可今欲立之為能勝史侯

否人有小智大癡亦知復何如為當且爾劉氏種不足

復遺

且爾猶言且如此也
卓意欲廢漢自立

紹曰漢家君天下四百許年

恩澤深渥兆民戴之今上富於春秋未有不善宣於天

下公欲廢嫡立庶恐衆不從公議也卓按劒叱紹曰豎

子敢然

敢然猶言
敢如此也

天下之事豈不在我我欲為之誰敢

不從爾謂董卓刀為不利乎紹勃然曰天下健者豈惟

董公引佩刀橫揖徑出卓以新至見紹大家故不敢害

紹縣節於上東門

縣所假司隸節也上東門位在寅賢
曰雒陽城東面北頭門也縣讀曰懸

逃奔冀州九月癸酉卓大會百僚奮首而言曰皇帝閭

弱不可以奉宗廟為天下主今欲依伊尹霍光故事更

立陳留王何如

更工衡翻

公卿以下皆惶恐莫敢對卓又抗

言曰

賢曰抗高也

昔霍光定策延年按劔

事見二十四卷昭帝元平元年

有

敢沮大議皆以軍灋從事

沮在呂翻

坐者震動尚書盧植獨

曰昔太甲既立不明昌邑罪過千餘故有廢立之事今

上富於春秋行無失德非前事之比也卓大怒罷坐將

殺植蔡邕為之請

坐徂卧翻為于偽翻

議郎彭伯亦諫卓曰盧尚

書海內大儒人之望也今先害之天下震怖

怖普布翻

卓乃

止但免植官植遂逃隱於上谷卓以廢立議示太傅袁

隗隗報如議甲戌卓復會羣僚於宗德前殿

復扶又翻

遂脅

太后策廢少帝曰皇帝在喪無人子之心威儀不類人

君今廢為弘農王立陳留王協為帝袁隗解帝璽綬以

奉陳留王扶弘農王下殿北面稱臣太后鰾涕

言不敢出聲但

鰾咽而流涕也

羣臣含悲莫敢言者卓又議太后踰迫永樂宮

踰子六翻

至今憂死逆婦姑之禮

左傳曰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

乃

遷太后於永安宮赦天下改昭寧為永漢丙子卓酖殺

何太后公卿以下不布服會葬素衣而已卓又發何苗

棺出其尸支解節斷棄於道邊殺苗母舞陽君棄尸於

苑枳落中

落籬落也枳似棘多刺江南為橘江北為枳人以梅籬

詔除公卿以

下子弟為郎以補官官之職侍於殿上 乙酉以太尉

劉虞為大司馬封襄貲侯

襄貲縣屬東海郡應邵曰貲音肥

董卓自為

太尉領前將軍事加節傳斧鉞虎貲更封郃侯

傳知戀翻郃縣

屬扶風賢曰今岐州縣師古曰郃音竭

丙戌以太中大夫楊彪為司空

甲午以豫州牧黃琬為司徒 董卓率諸公上書追

理陳蕃竇武及諸黨人悉復其爵位遣使弔祠擢用其

子孫 自六月雨至于是月 冬十月乙巳葬靈思皇

后 白波賊寇河東

考異曰帝紀五年九月南單于叛與白波賊寇河東案匈奴傳帝

崩之後於扶羅乃與白波賊為寇紀誤今從傳

董卓遣其將牛輔擊之初南單

于於扶羅既立國人殺其父者遂叛

單于羌渠被殺事見上卷中平五年

共立須卜骨都侯為單于於扶羅詣關自訟會靈帝崩

天下大亂於扶羅將數千騎與白波賊合兵寇郡縣時

民皆保聚鈔掠無利

鈔楚交翻

而兵遂挫傷復欲歸國國人

不受乃止河東平陽須卜骨都侯為單于一年而死南

庭遂虛其位以老王行國事十一月以董卓為相國

漢自蕭何為相國後不復除拜

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劔履上殿 十二

月戊戌以司徒黃琬為太尉司空楊彪為司徒光祿勳

荀爽為司空初尚書武威周毖城門校尉汝南伍瓊說

董卓矯桓靈之政擢用天下名士以收眾望卓從之

兵 毖

媚翻說翰尚翻

考異曰范書云吏部尚書漢陽周玘

侍中汝南伍瓊袁紀作侍中周玘今從魏志及英雄記

命毖瓊與尚書鄭泰長史何顒等沙汰穢惡顯拔幽滯

於是徵處士荀爽陳紀韓融申屠蟠

處昌呂翻

復就拜爽平

原相

復扶又翻

行至宛陵

宛陵縣屬河南尹在雒陽東

遷光祿勳視事三

日進拜司空自被徵命及登台司凡九十三日又以紀

為五官中郎將融為大鴻臚紀寔之子融韶之子也爽

等皆畏卓之暴無敢不至獨申屠蟠得徵書人勸之行

蟠笑而不答卓終不能屈年七十餘以壽終卓又以尚

書韓馥為冀州牧侍中劉岱為兖州刺史陳留孔伋為

豫州刺史

伋音胃秋作孔胃

今從董卓傳

東平張邈為陳留

太守潁川張咨為南陽太守卓所親愛並不處顯職但

將校而已

將校為中郎將校尉處昌呂翻

詔除光熹昭寧永漢三號

除三號復稱中平六年

董卓性殘忍一旦專政據有國家甲兵

珍寶威震天下所願無極語賓客曰我相貴無上也

自言

非人臣之相其悖逆如此語牛倨翻相息亮翻

侍御史擾龍宗詣卓白事不解

劍擾龍姓也蓋古擾龍氏之後

立槓殺之

槓側瓜翻

是時雒中貴戚室第

相望金帛財產家家充積卓縱放兵士突其廬舍剽虜

資物

剽匹妙翻

妻畧婦女不避貴戚人情崩恐不保朝夕卓

購求袁紹急周咨伍瓊說卓曰夫廢立大事非常人所
及袁紹不達大體恐懼出奔非有它志今急購之執必
為變袁氏樹恩四世

袁安四世至紹

門生故吏徧於天下若收

豪桀以聚徒衆英雄因之而起則山東非公之有也不
如赦之拜一郡守紹喜於免罪必無患矣卓以為然乃
即拜紹勃海太守封郎鄉侯

郎苦浪翻

又以袁術為後將軍

曹操為驍騎校尉術畏卓出奔南陽操變易姓名間行

東歸過中牟

中牟縣屬河南尹間古莧翻

為亭長所疑執詣縣時縣

已被卓書

被皮義翻

唯功曹心知是操以世方亂不宜拘天

下雄雋因白令釋之

白中牟令也

操至陳留散家財合兵得

五千人是時豪傑多欲起兵討卓者袁紹在勃海冀州

牧韓馥遣數部從事守之不得動搖

部從事部郡國從事也勃海一郡遣

部從事數人守之恐紹起兵也

東郡太守橋瑁

瑁莫報翻

詐作京師三公移

書與州郡陳卓罪惡云見逼迫無以自救企望義兵解

國患難

企欺冀翻難乃旦翻

馥得移請諸從事問曰今當助袁氏

邪助董氏邪治中從事劉子惠曰今興兵為國

為于偽翻

何

謂袁董馥有慙色子惠復言兵者凶事不可為首今宜

往視他州有發動者然後和之

復扶又翻和戶卧翻

冀州於他州

不為弱也他人功未有在冀州之右者也馥然之馥乃

作書與紹道卓之惡聽其舉兵

考異曰范書魏志俱有此事范書在舉兵之

後魏志在舉兵之前若在舉兵後時紹已為盟主馥何敢禁其發兵若在舉兵前則近是也今從魏志

孝獻皇帝甲

諱協謚法聰明睿智曰獻古今注協之字曰合張璠記曰靈帝以帝似已

故名曰協帝王紀曰協字伯和蜀謚帝曰愍魏謚帝曰獻此從魏謚者以魏受漢禪為正也

初平元年春正月關東州郡皆起兵以討董卓推勃海

太守袁紹為盟主紹自號車騎將軍諸將皆板授官號

時卓挾天子紹等罔攸
稟命故權宜板授官號

紹與河內太守王匡屯河內冀

州牧韓馥留鄴給其軍糧豫州刺史孔伷屯潁川兗州

刺史劉岱陳留太守張邈邈弟廣陵太守超東郡太守

橋瑁山陽太守袁遺濟北相鮑信與曹操俱屯酸棗

酸棗

縣屬陳留
郡瑁音冒

後將軍袁術屯魯陽

魯陽縣屬
南陽郡

衆各數萬豪

桀多歸心袁紹者鮑信獨謂曹操曰夫畧不世出能撥
亂反正者君也苟非其人雖彊必斃君殆天之所啟乎

辛亥赦天下

癸酉董卓使郎中令李儒酖殺弘農

王辯 卓議大發兵以討山東尚書鄭泰曰夫政在德

不在衆也卓不悅曰如卿此言兵為無用邪泰曰非謂

其然也以為山東不足加大兵耳明公出自西州少為

將帥閑習軍事

少詩照翻

袁本初公卿子弟生處京師張孟

卓東平長者坐不闕堂

處昌呂翻長知兩翻張邈字孟卓賢曰坐不闕堂言不妄視也

孔公緒清談高論噓枯吹生

孔仙字公緒賢曰枯者噓之使生生者吹之使枯言

談論有所抑揚也

並無軍旅之才臨鋒決敵非公之儔也

謂臨兵鋒

而與敵人
決勝負也

況王爵不加尊卑無序若恃衆怙力將各基

峙以觀成敗不肯同心共膽與齊進退也

此數語公案雖以釋言於

卓然闕東諸將情
態實不過如此

且山東承平日久民不習戰關西項

遭羌寇婦女皆能挾弓而鬪天下所畏者無若并涼之

人與羌胡義從

從才用翻

而明公擁之以為爪牙譬猶驅虎

兕以赴犬羊

兕序姊翻似牛一角而青色身重千斤角重百斤

鼓烈風以掃枯

葉誰敢禦之無事徵兵以驚天下使患役之民相聚為

非棄德恃衆自虧威重也卓乃悅

董卓以山東兵威

欲遷都以避之公卿皆不欲而莫敢言

畏其暴也

卓表河南

尹朱雋為太僕以為已副使者召拜雋辭不肯受因曰

國家西遷必孤天下之望

孤負也

以成山東之釁臣不知

其可也使者的曰召君受拜而君拒之不問從事而君陳

之何也雋曰副相國非臣所堪也遷都非計事所急也

辭所不堪言其所急臣之宜也由是止不為副卓大會

公卿議曰高祖都關中十有一世光武宮雒陽於今亦

十一世矣案石包識

當時緯書之外又有石包室識蓋時人附益為之如孔子閑居記之

類宜徙都長安以應天人之意百官皆默然司徒楊彪

曰移都改制天下大事故盤庚遷亳殷民胥怨

書序曰盤庚五

遷將治亳殷

昔關中遭王莽殘破故光武更都雒邑

更工

民咨胥怨

衡翻歷年已久百姓安樂

樂音洛下同

今無故捐宗廟棄園陵

恐百姓驚動必有糜沸之亂

賢曰如糜粥之沸也詩云如沸如羹

石包識

妖邪之書豈可信用卓曰關中肥饒故秦得并吞六國

且隴右材木自出杜陵有武帝陶竈并功營之可使一

朝而辦百姓何足與議若有前却我以大兵驅之可令

詣滄海

賢曰言不敢避險難也

彪曰天下動之至易

易以

安之甚

難惟明公慮焉卓作色曰公欲沮國計邪太尉黃琬曰

此國之大事楊公之言得無可思卓不答司空荀爽見

卓意壯恐害彪等因從容言曰

從才容翻

相國豈樂此邪

樂音

洛

山東兵起非一日可禁故當遷以圖之此秦漢之執

也

謂秦漢都關中因山河形勢以制天下

卓意小解琬退又為駁議

駁北角翻

二月乙亥卓以災異奏免琬彪等以光祿勳趙謙為太

尉太僕王允為司徒城門校尉伍瓊督軍校尉周毖固

諫遷都卓大怒曰卓初入朝二君勸用善士故卓相從而諸君到官舉兵相圖此二君賣卓卓何用相負庚辰收瓊必斬之楊彪黃琬恐懼詣卓謝卓亦悔殺瓊必乃復表彪琬為光祿大夫

復扶又翻

卓徵京兆尹蓋勲為議

郎蓋古時左將軍皇甫嵩將兵三萬屯扶風

潘岳關中記曰三輔

舊治長安城中長吏各在其縣治民光武東都之後扶風出治槐里馮翊出治高陵勲密與嵩謀

討卓會卓亦徵嵩為城門校尉嵩長史梁衍說嵩曰董卓寇掠京邑廢立從意今徵將軍大則危禍小則困辱

今及卓在雒陽天子來西以將軍之衆迎接至尊奉令

討逆徵兵羣帥

說翰為翻
帥所類翻

袁氏逼其東將軍迫其西此

成禽也嵩不從遂就徵

嵩前不能從兄子酈之言今又不從行之策自揣其才不足以

制卓故也

勲以衆弱不能獨立亦還京師卓以勲為越騎校

尉河南尹朱雋為卓陳軍事卓折雋曰我百戰百勝決

之於心卿勿妄說且汙我刀

為于雋翻折之
舌翻汙為故翻

蓋勲曰昔

武丁之明猶求箴諫

賢曰武丁殷王高宗也謂傳說曰
啟乃心沃朕心說復于王曰惟木

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余謂蓋勲忠直之士時卓方謀
僭逆不應以武丁之事為言據國語楚左史倚相曰昔

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曰毋謂我老耄而捨我必恭恪於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道我及其沒也謂之敝聖武公勲蓋以衛武公之事責卓也史書傳寫誤以公為丁耳

如卿者而欲杜人之口乎卓乃謝之卓遣軍至陽城

值民會於社下

此二月事也陽城縣屬潁川郡

悉就斬之駕其車重

重直

用載其婦女以頭繫車轅歌呼還雒云攻賊大獲卓焚

燒其頭以婦女與甲兵為婢妾

甲兵謂甲兵之士

丁亥車駕

西遷董卓收諸富室以罪惡誅之沒入其財物死者不

可勝計

勝音升

悉驅徙其餘民數百萬口於長安步騎驅

感更相蹈藉

藉菴夜翻

饑餓寇掠積尸盈路卓自留屯畢圭

苑中悉燒宮廟官府居家二百里內室屋蕩盡無復雞

犬又使呂布發諸帝陵及公卿以下冢墓收其珍寶卓

獲山東兵以猪膏塗布十餘匹用纏其身然後燒之先

從足起 三月乙巳車駕入長安

考異曰袁紀作巳巳今從范書

居

京兆府舍

師古曰三輔黃圖曰京兆府在尚冠前街東入故中尉府

後乃稍葺宮室

而居之時董卓未至朝政大小皆委之王允允外相彌

縫內謀王室甚有大臣之度自天子及朝中皆倚允允

屈意承卓卓亦雅信焉

朝直
選翻

董卓以袁紹之故戊午

殺太傅袁隗太僕袁基及其家尺口以上五十餘人

尺口

謂嬰孩也

初荊州刺史王叡

裴松之曰叡晉太保祥伯父也

與長沙太守

孫堅共擊零桂賊

零桂零陵桂陽也

以堅武官言頗輕之及州

郡舉兵討董卓叡與堅亦皆起兵叡素與武陵太守曹

寅不相能揚言當先殺寅寅懼詐作按行使者檄移堅

說叡罪過令收行刑訖以狀上

上時掌翻

堅承檄即勒兵襲

叡叡聞兵至登樓望之遣問欲何為堅前部答曰兵久

戰勞苦欲詣使君求資直耳

據吳錄資直者衣資之直也

叡見堅驚

曰兵自求賞孫府君何以在其中堅曰被使者檄誅君

被皮義翻

叡曰我何罪堅曰坐無所知叡窮迫刮金飲之而

死

陶弘景曰生金有毒不鍊服之殺人

堅前至南陽衆已數萬人南陽太

守張咨不肯給軍糧堅誘而斬之

陳壽志曰堅以牛酒誘之吳歷曰堅詐疾

以誘之

郡中震慄無求不獲前到魯陽

魯陽縣屬南陽郡

與袁術

合兵術由是得據南陽

考異曰范書術傳云劉表上術為南陽太守表傳云術阻兵

屯魯陽表不得至荊州魏志術傳孫堅殺張咨術得據南陽魏武帝紀此年二月已云術屯南陽蓋術初奔魯

陽此春孫堅取南陽術乃表堅行破虜將軍領豫州刺
據之猶以魯陽為治所也

史詔以北軍中候劉表為荊州刺史時寇賊縱橫道路

梗塞

縱子容翻
塞悉則翻

表單馬入宜城

賢曰宜城縣屬南郡本
鄢惠帝三年改名宜城

請南郡名士蒯良蒯越與之謀曰今江南宗賊甚盛賢曰

宗黨共
為賊

各擁眾不附若袁術因之禍必至矣吾欲徵兵

恐不能集其策焉出

馬於
虔翻

蒯良曰眾不附者仁不足也

附而不治者義不足也苟仁義之道行百姓歸之如水

之趣下

趣七
喻翻

何患徵兵之不集乎蒯越曰袁術驕而無

謀宗賊帥多貪暴為下所患帥所類若使人示之以利

必以衆來使君誅其無道撫而用之一州之人有樂存

之心樂音洛聞君威德必襁負而至矣襁居兩翻兵集衆附南

據江陵北守襄陽荊州八郡可傳檄而定郡國志荊州部南陽南郡

江夏零陵桂陽長沙武陵七郡漢官儀以章陵足為八郡公路雖至無能為也袁術字公

路表曰善乃使越誘宗賊帥至者五十五人皆斬之而

取其衆誘音酉帥所類翻遂徙治襄陽荊州刺史本治武陵漢壽襄陽縣屬南郡鎮

撫郡縣江南悉平荆部在江南者長沙武陵零陵桂陽四郡也為劉表專制荊州張本

董卓在雒陽袁紹等諸軍皆畏其彊莫敢先進曹操曰
舉義兵以誅暴亂大衆已合諸君何疑向使董卓倚王
室據舊京東向以臨天下雖以無道行之猶足為患今
焚燒宮室劫遷天子海內震動不知所歸此天亡之時
也一戰而天下定矣遂引兵西將據成臯張邈遣將衛
茲分兵隨之進至滎陽汴水

班志汴水在滎陽西南

遇卓將玄菟

徐榮

菟同都翻

與戰操兵敗為流矢所中所乘馬被創

中竹仲翻

被皮義翻
創初良翻

從弟洪以馬與操操不受

從才用翻

洪曰天下可

無洪不可無君遂步從操夜遁去榮見操所將兵少力

戰盡日謂酸棗未易攻也

易以政翻

亦引兵還操到酸棗諸

軍十餘萬日置酒高會不圖進取操責讓之因為謀曰

為于偽翻下同

諸軍能聽吾計使勃海引河內之衆臨孟津

勃海

謂袁紹也

酸棗諸將守成臯據敖倉塞轅轅太谷全制其險

塞悉則翻轅音環

使袁將軍率南陽之軍軍丹析入武關

此謂袁術

也丹水及析縣皆屬弘農郡

以震三輔皆高壘深壁勿與戰益為疑

兵示天下形勢以順誅逆可立定也

觀操之計但欲形格勢禁待其變起

於下耳非
主于戰也

今兵以義動持疑不進失天下望竊為諸君

恥之邈等不能用操乃與司馬沛國夏侯惇等詣揚州

募兵得千餘人還屯河內

從袁紹也

頃之酸棗諸軍食盡衆

散劉岱與橋瑁相惡岱殺瑁以王肱領東郡太守青州

刺史焦和亦起兵討董卓

姓譖周武王封神農之後於焦後以國為氏

務及

諸將西行

務進兵與酸棗諸將相及也

不為民人保障兵始濟河黃

巾已入其境青州素殷實甲兵甚盛和每望寇犇北未

嘗接風塵交旗鼓也性好卜筮信鬼神

好呼到翻

入見其人

清談干雲出觀其政賞罰清亂州遂蕭條悉為丘墟頃

之和病卒袁紹使廣陵臧洪領青州以撫之夏四月

以幽州牧劉虞為太傅道路壅塞塞悉則翻信命竟不得通

先是幽部應接荒外荒外言荒服之外也先悉薦翻資費甚廣歲常割

青冀賦調二億有餘以足之調徒弔翻時處處斷絕委輸不

至委於偽翻輸春遇翻而虞敝衣繩屨食無兼肉務存寬政勸督

農桑開上谷胡市之利通漁陽鹽鐵之饒上谷舊有關市與胡人貿易

易漁陽舊有鹽官鐵官民悅年登穀石三十青徐士庶避難歸虞

者百餘萬口虞皆收視溫卹為安立生業

難乃旦翻
為于偽翻

流

民皆忘其遷徙焉

五月司空荀爽薨

六月辛丑以

光祿大夫种拂為司空拂邵之父也

董卓遣大鴻臚

韓融少府陰脩執金吾胡母班將作大匠吳脩越騎校

尉王瓌安集關東解譬袁紹等胡母班吳脩王環至河

內袁紹使王匡悉收擊殺之

瓌工回翻
後傳漢書曰

班王匡之妹
考異曰謝承

夫班與匡書云僕與太傅馬公太僕趙岐少府陰脩俱
受詔命關東諸郡雖實嫌卓猶以街奉王命不敢玷辱
而足下獨囚僕於獄欲以累鼓此悖暴無道之甚者也
按范書此年六月遣韓融等安集關東袁術王匡各執

而殺之三年八月遣馬日磾及趙岐慰撫天下袁紀遣馬趙亦在三年八月時董卓已死而此書云與馬趙俱受詔又云袁卓遷怒自相

袁術亦殺陰脩惟韓融以名

德免

董卓壞五銖錢

賢曰光武中興除王莽貨泉更用五銖錢孔穎達曰五銖者具

重五銖凡十黍為一參十參為一銖二

更鑄小錢

衡工

悉取雒陽及長安銅人鐘虡飛廉銅馬之屬以鑄之

銅人

秦始皇所鑄也賢曰鐘虡以銅為之前書音義曰虡鹿頭龍身神獸也說文鐘鼓之跗以猛獸為飾也武帝置飛廉館音義曰飛廉神禽身似鹿頭如爵有角蛇尾文如豹文明帝永平五年迎取長安飛廉銅馬置上西門外名平樂館銅馬則東京門所作置於金由是貨賤物馬門外者也余據馬援亦進銅馬虡音巨

貴穀石至數萬錢 冬孫堅與官屬會飲於魯陽城東

董卓步騎數萬猝至堅方行酒談笑整頓部曲無得妄

動後騎漸益堅徐罷坐

坐才卧翻

導引入城乃曰向堅所以

不即起者恐兵相蹈藉諸君不得入耳卓兵見其整不

敢攻而還 王匡屯河陽津

河陽津即孟津

董卓襲擊大破之

左中郎將蔡邕議孝和以下廟號稱宗者皆宜省去

以遵先典從之

禮祖有功而宗有德和帝以下無德可宗故去之去羗呂翻 考異曰袁紀在

明年今從范書

中郎將徐榮薦同郡故冀州刺史公孫度於

董卓卓以為遼東太守度到官以法誅滅郡中名豪大

姓百餘家郡中震慄乃東伐高句驪句如字又音駒驪力知翻西擊

烏桓語所親吏柳毅陽儀等曰語牛倨翻姓諧柳本自魯孝公子子展之孫以

王父字為氏至展禽食采於柳下因為氏漢祚將絕當與諸卿圖王耳於是

分遼東為遼西中遼郡各置太守越海牧東萊諸縣置

營州刺史自立為遼東侯平州牧立漢二祖廟承制郊

祀天地藉田杜佑曰藉借也謂借人力以理之勸率天下使務農也春秋傳曰郊而後耕遂藉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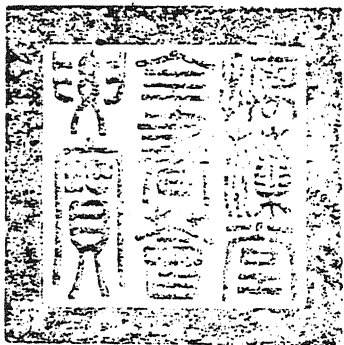
力以成歲功故謂之帝藉臣瓚曰親耕以躬親為義不得以假借為稱藉謂蹈藉也師古曰瓚說是說文帝藉

千畝藉
秦昔翻

乘鸞路設旄頭羽騎

羽騎羽
林騎也

資治通鑑卷五十九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勲

謄錄監生臣王應璧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資治通鑑卷

六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資治通鑑卷六十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漢紀五十二

起重光協洽盡昭陽作噩凡三年

孝獻皇帝乙

初平二年春正月辛丑赦天下 關東諸將議以朝廷

幼冲迫於董卓遠隔關塞

關塞謂函谷關桃林塞也

不知存否幽州

牧劉虞宗室賢雋欲共立為主曹操曰吾等所以舉兵

而遠近莫不響應者以義動故也今幼主微弱制於姦

臣非有昌邑亡國之釁

昌邑謂昌邑王賀也

而一旦改易天下其

孰安之諸君北面我自西向

幽州在北長安在西故操云然

韓馥袁紹

以書與袁術曰帝非孝靈子欲依絳灌誅廢少主迎立

代王故事

少詩照翻

奉大司馬虞為帝術陰有不臣之心不

利國家有長君

長知兩翻

乃外託公義以拒之紹復與術書

曰今西名有幼君無血脉之屬

謂帝非靈帝子也復扶又翻下同

公卿

以下皆媚事卓安可復信

復扶又翻又同

但當使兵往屯關要

皆自處死東立聖君太平可冀如何有疑又室家見戮

不念子胥

謂子胥能報父兄之讎也

可復北面乎

以殺袁隗等為出於帝

術答

曰聖主聰叡有周成之質賊卓因危亂之際威服百寮此乃漢家小厄之會乃云今上無血脉之屬豈不誣乎

又曰室家見戮可復北面此卓所為豈國家哉悽悽赤

心

悽力侯翻

志在滅卓不識其他馥紹竟遣故樂浪太守張

岐等齎議上虞尊號

樂浪音洛琅上時掌翻

虞見岐等厲色叱之

曰今天下崩亂主上蒙塵吾被重恩

被皮義翻

未能清雪國

恥諸君各據州郡宜共戮力盡心王室而反造逆謀以

相垢汙邪

汙烏故翻

固拒之馥等又請虞領尚書事承制封

拜復不聽欲奔匈奴以自絕紹等乃止 二月丁丑以

董卓為太師位在諸侯王上 孫堅移屯梁東為卓將

徐榮所敗

敗補遺翻

復收散卒進屯陽人

賢曰梁縣屬河南郡今汝州縣陽人

聚故城在梁縣西

卓遣東郡太守胡軫督步騎五千擊之以呂

布為騎督軫與布不相得堅出擊大破之梟其都督華

雄

梟古堯翻華戶化翻

或謂袁術曰堅若得雄不可復制此為除

狼而得虎也術疑之不運軍糧堅夜馳見術

陽人去魯陽百餘里

畫地計校曰所以出身不顧者上為國家討賊

偽為于

下

慰將軍家門之私讎堅與卓非有骨肉之怨也而將軍

受浸潤之言

浸潤之語出論語

還相嫌疑何也術踧踖

踧子六翻踏資

昔翻踧踏不自安貌

即調發軍糧

調徒鈞翻

堅還屯卓遣將軍李傕說

堅

催克角翻說輸芮翻後同

欲與和親令堅疏子弟任刺史郡守者

許表用之堅曰卓逆天無道今不夷汝三族縣示四海

縣讀則吾死不瞑目

瞑莫定翻

豈將與乃和親邪

乃汝也

復進

軍大谷距雒九十里

賢曰大谷口在故嵩陽西北八十五里北出對雒陽故城張衡東京

賦云盟津達其後大谷通其前是也距至也

卓自出與堅戰於諸陵間卓敗

走卻屯澠池聚兵於陝

澠彌充翻陝式冉翻

堅進至雒陽擊呂布

復破走堅乃掃除宗廟祠以太牢得傳國璽於城南甄

官井中

甄官署之井中也晉職官志少府之屬有甄官令而續漢志無之蓋屬於他署未置專官也甄

官掌琢石陶土之事為後建安元年袁術奪璽張本璽斯氏翻

分兵出新安澠池間以

要卓卓謂長史劉艾曰關東軍敗數矣

要一遇翻數所角翻

皆畏

孤無能為也惟孫堅小慙

說文曰慙愚也音都降翻

頗能用入當語

諸將使知忌之

語牛倨
翻下同

孤昔與周慎西征邊韓於金城

孤語張溫求引所將兵為慎作後駐溫不聽溫又使孤

討先零叛羌

零音
憐

孤知其不克而不得止遂行留別部

司馬劉靖將步騎四千屯安定以為聲勢叛羌欲截歸

道

戡即
戡字

孤小擊輒開畏安定有兵故也虜謂安定當數

萬人不知但靖也而孫堅隨周慎行謂慎求先將萬兵

造金城

將即亮翻
造七到翻

使慎以二萬作後駐邊韓畏慎大兵

不敢輕與堅戰而堅兵足以斷其運道

斷丁
管翻

兒曹用其

言涼州或能定也溫既不能用孤慎又不能用堅卒用

敗走

事見五十八卷靈帝中平二年卒子恤翻

堅以佐軍司馬所見畧與人

同固自為可

言其才可用也

但無故從諸袁兒終亦死耳乃使

東中郎將董越屯澠池中郎將段煨屯華陰

煨烏回翻華戶化翻

中郎將牛輔屯安邑

姓譜牛本自殷周封微子於宋其裔司寇牛父敗狄於長邱死之其

子孫以王父字為氏

其餘諸將布在諸縣以禦山東輔卓之壻也

卓引還長安孫堅修塞諸陵

塞悉則翻

引軍還魯陽夏四

月董卓至長安公卿皆迎拜車下卓抵手謂御史中丞

皇甫嵩曰義真怖未乎

皇甫嵩字義真怖普布翻

嵩曰明公以德輔

朝廷大慶方至何怖之有若淫刑以逞將天下皆懼豈

獨嵩乎卓黨欲尊卓比太公稱尚父卓以問蔡邕邕曰

明公威德誠為巍巍然比之太公愚意以為未可宜須

關東平定車駕還反舊京然後議之卓乃止卓使司隸

校尉劉翊籍吏民有為子不孝為臣不忠為吏不清為

弟不順者皆身誅財物沒官於是更相誣引更工衛翻冤死

者以千數百姓囂囂道路以目囂五羔翻韋昭曰不敢發言以目相眄而已

六月丙戌地震

秋七月司空种拂免以太常馬日碑

濟南淳于嘉為司空

濟子禮翻

太尉趙謙罷以太常馬日碑

為太尉

碑丁奚翻

初何進遣雲中張楊還并州募兵會進

敗楊留上黨有衆數千人袁紹在河內楊往歸之與南

單于於扶羅屯漳水

濁章水出上黨長子而東過鄴鄴則韓馥所居也

韓馥以

豪傑多歸心袁紹忌之陰貶節其軍糧欲使其衆離散

會馥將麴義叛

姓譜漢有平原鞠諱其子閎避難改曰麴氏後遂為西平著姓

馥與戰

而敗紹因與義相結紹客逢紀謂紹曰

逢蒲江翻

將軍舉大

事而仰人資給

仰牛
向翻

不據一州無以自全紹曰冀州兵

強吾士饑乏設不能辦無所容立紀曰韓馥庸才可密

要公孫瓚

要請
日遼

使取冀州馥必駭懼因遣辯士為陳禍

福

為于
偽翻

馥迫於倉卒

卒讀
日碎

必肯遜讓紹然之即以書與

瓚瓚遂引兵而至外託討董卓而陰謀襲馥馥與戰不

利會董卓入關紹還軍延津

續漢志酸棗
縣北有延津

使外甥陳留

高幹及馥所親潁川辛評荀諲郭圖等說馥曰

諲時壬
翻說輸

蒯公孫瓚將燕代之卒乘勝來南而諸郡應之其鋒不

可當袁車騎引軍東向

自河內至延津為東向

其意未可量也

量音

良竊為將軍危之

為于偽翻

馥懼曰然則為之奈何諶曰君

自料寬仁容眾為天下所附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臨

危吐決

吐決謂吐奇決策也

智勇過人又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

世布恩德天下家受其惠又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諶

曰袁氏一時之傑將軍資三不如之勢久處其上

處昌呂翻

彼必不為將軍下也夫冀州天下之重資也彼若與公

孫瓚并力取之危亡可立而待也夫袁氏將軍之舊且

為同盟

謂同盟
討董卓

當今之計若舉冀州以讓袁氏彼必厚

德將軍瓚亦不能與之爭矣是將軍有讓賢之名而身

安於泰山也馥性恒怯因然其計

恒去
王嗣

馥長史耿武別

駕閔純治中李歷聞而諫曰

考異曰九州春秋作耿
或今從范書魏志袁紀又

范書騎都尉沮授諫無
李歷今從魏志袁紀

冀州帶甲百萬穀支十年袁紹

孤客窮軍仰我鼻息

鼻息氣一出入之頃也鼻氣噓之
則溫吸之則寒故云然醫書云血

為脉氣為息脉息之名自是而分呼吸者氣之橐籥動
應者血之波瀾其經以身寸度之計十六丈二尺一呼
脉再動一吸脉再動呼吸定息脉五動閏以大息則六
動一動一寸故一息脉行六寸十息六尺百息六丈二

百息十二丈七十息四丈二尺計二百七十息漏水下
二刻盡十六丈二尺營周一身百刻之中得五十營故
曰脉行陽二十五度行陰二十五度也息者以呼吸定
之一日計一萬三千五百息呼吸進退既遲於脉故一
日一夜方行盡十六丈二尺經絡而氣周於一身大會
於風府脉屬陰陰行速猶太陰一月一周天息屬陽陽
行遲猶太陽一歲一周天如
是則應天常度閏當作間譬如嬰兒在股掌之上絕

其哺乳立可餓殺奈何欲以州與之馥曰吾袁氏故吏

且才不如本初度德而讓

度徒洛翻

古人所貴諸君獨何病

焉先是馥從事趙浮程渙將彊弩萬張屯孟津

先悉薦翻將即

亮聞之率兵馳還時紹在朝歌清水

據水經清水出河內脩武縣逕獲嘉

汧縣而入于河不至朝歌惟淇水則逕朝歌耳蓋俗亦呼淇水為清水據九州春秋紹時在朝歌清水口浮等自孟津東下則兩軍皆舟行大河而向鄴也清水口即淇口南岍即延津

浮等從後來船數

百艘衆萬餘人整兵鼓夜過紹營紹甚惡之

惡烏路翻

浮等

到謂馥曰袁本初軍無斗糧各已離散雖有張楊於扶羅新附未肯為用不足敵也小從事等請以見兵拒之

見賢通翻

旬日之間必土崩瓦解明將軍但當開閣高枕

枕職

任翻何憂何懼馥又不聽乃避位出居中常侍趙忠故舍

遣子送印綬以讓紹紹將至從事十人爭棄馥去獨耿

武閔純杖刀拒之不能禁乃止紹皆殺之紹遂領冀州

牧承制以馥為奮威將軍而無所將御

將即亮翻將御猶言統御也

亦無官屬紹以廣平沮授為奮武將軍

廣平縣屬鉅鹿郡沮干余翻又

音諸姓也黃帝史官沮誦之後

使監護諸將寵遇甚厚

監古街翻魏郡審配

鉅鹿田豐竝以正直不得志於韓馥紹以豐為別駕配

為治中及南陽許攸逢紀賴川荀諲皆為謀主紹以河

內朱漢為都官從事

紹置都官從事則猶領司隸校尉也

漢先為韓馥所

不禮且欲微迎紹意

微一逆翻

擅發兵圍守馥第拔刃登屋

馥走上樓

上時掌翻

收得馥大兒槌折兩腳

折而設翻

紹立收漢

殺之馥猶憂怖從紹索去

怖普布翻索山客翻

往依張邈後紹遣

使詣邈有所計議與邈耳語

耳語附耳而語也

馥在坐上

坐徂卧翻

謂為見圖無何起至溷以書刀自殺

溷戶困翻圓也廁也時雖已有紙猶

多用刀筆書故有書刀

鮑信謂曹操曰袁紹為盟主因權專利將

自生亂是復有一卓也

復扶又翻

若抑之則力不能制祇以

溝難

溝與構同難乃旦翻

且可規大河之南以待其變操善之會

黑山于毒白繞眭固等十餘萬衆略東郡王肱不能禦

曹操引兵入東郡擊白繞於濮陽破之

眭息為翻
濮博木翻

袁紹

因表操為東郡太守治東武陽

東武陽縣屬東郡應劭曰縣在武水之陽水經

註曰武水即漯水賢曰故城在今魏州莘縣南守式又翻

南單于劫張楊以叛袁

紹屯於黎陽董卓以楊為建義將軍河內太守太史

望氣言當有大臣戮死者董卓使人誣衛尉張溫與袁

術交通冬十月壬戌笞殺溫於市以應之

張溫不能斬卓於西征之

時反死於卓手可哀也已

青州黃巾寇渤海眾三十萬欲與黑山

合公孫瓚率步騎二萬人逆擊於東光南大破之

東光縣屬

勃海賢曰
今滄州縣

斬首三萬餘級賊棄其輜重

重直用翻

奔走度河

瓚因其半濟薄之賊復大破

復扶又翻下同

死者數萬流血丹

水

言水為之丹也

收得生口七萬餘人車甲財物不可勝算

勝音

升威名大震 劉虞子和為侍中帝思東歸使和偽逃

董卓潛出武關詣虞令將兵來迎

考異曰范書劉虞傳虞使田疇使長安

時和為侍中因遣從武關出按魏志公孫瓚傳但云天
子思歸不云因疇至也若爾當令和與疇俱還不應出
武關又疇未還劉虞已死虞死在初平
四年冬界橋戰在三年春范書誤也 和至南陽袁術

利虞為援留和不遣許兵至俱西令和為書與虞虞得

書遣數千騎詣和公孫瓚知術有異志止之虞不聽瓚

恐術聞而怨之亦遣其從弟越將千騎詣術

從才用翻下同而

陰教術執和奪其兵由是虞瓚有隙

虞先與瓚有隙至是而隙愈深和

逃術來北復為袁紹所留是時關東州郡務相兼并以

自彊大袁紹袁術亦自離貳術遣孫堅擊董卓未返紹

以會稽周昂為豫州刺史襲奪堅陽城

陽城縣屬潁川郡堅領豫州刺

史屯陽城

堅歎曰同舉義兵將救社稷逆賊垂破而各若此

吾當誰與戮力乎引兵擊昂走之袁術遣公孫越助堅

攻昂越為流矢所中死

中竹仲翻

公孫瓚怒曰余弟死禍起

於紹遂出軍屯磐河

水經大河故濟東北逕西平昌縣故城北分派東入般縣為般河余

據賢註般音卜滿翻此作磐讀當如字賢又曰般即爾雅九河鉤磐河也其枯河在今滄州樂陵縣東南魏儀

地形志安德郡般縣有故般河

上書數紹罪惡

數所具翻

進兵攻紹冀州諸

城多叛紹從瓚紹懼以所佩勃海太守印綬授瓚從弟

範遣之郡而範遂背紹領勃海兵以助瓚

背蒲妹翻

瓚乃自

署其將帥嚴綱為冀州刺史田楷為青州刺史單經為

兗州刺史

單音善姓也姓譜周卿士單襄公之後

又悉改置郡縣守令初

涿郡劉備中山靖王之後也

蜀書云備中山靖王勝子陸城亭侯貞之後然自祖

父以上世系不可攷

少孤貧與母以販履為業

少詩照翻

長七尺五寸

垂手下邾顧自見其耳

長直亮翻邾與膝同言其有異相也

有大志少語

言喜怒不形於色

少詩沼翻

嘗與公孫瓚同師事盧植由是

往依瓚瓚使備與田楷徇青州有功因以為平原相備

少與河東關羽涿郡張飛相友善

少詩照翻

以羽飛為別部

司馬分統部曲備與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而稠人

廣坐

坐徂卧翻

侍立終日隨備周旋不避艱險常山趙雲為

本郡將吏兵詣公孫瓚

為于偽翻
將即亮翻

瓚曰聞貴州人皆願

袁氏

願下當
有從字

君何獨迷而能反乎雲曰天下訕訕

訕許
容翻

衆語喧
曉之貌

未知孰是民有倒縣之厄

縣讀
曰懸

鄙州論議從仁

政所在不為忽袁公私明將軍也

為于偽
翻下同

劉備見而奇

之深加接納雲遂從備至平原為備主騎兵

劉備事
始此

初袁術之得南陽戶口數百萬而術奢淫肆欲徵斂無

度

斂力
贍翻

百姓苦之稍稍離散既與袁紹有隙各立黨援

以相圖謀術結公孫瓚而紹連劉表豪傑多附於紹術

怒曰羣豎不吾從而從吾家奴乎

據袁山松書紹司空逢之孽子出後伯父

成故術云然

又與公孫瓚書曰紹非袁氏子紹聞大怒術使

孫堅擊劉表表遣其將黃祖逆戰於樊鄧之間

鄧縣屬南陽郡

樊城周仲山甫之邑在漢水北杜佑曰樊城今襄州安養縣劉昫曰鄧城縣漢之鄧縣古樊城也宋改安養縣天寶元年改為臨漢縣貞元二十一年移縣古鄧城乃改為鄧城縣堅擊破之遂圍襄陽

表夜遣黃祖潛出發兵祖將兵欲還堅逆與戰祖敗走

竄峴山中

峴山去襄陽十里峴戶典翻

堅乘勝夜追祖祖部曲兵從

竹木間暗射堅殺之

射而亦翻考異曰范書初平三年春堅死吳志孫堅傳亦云初平

三年英雄記曰初平四年正月七日死袁紀初平三年五月山陽公載記載策表曰臣年十七喪失所怙裴松之按策以建安五年卒時年二十六計堅之亡策應十八而此表云十七則為不符張璠漢紀及胡冲吳歷並以堅初平二年死此為堅所舉孝廉長沙桓階詣表請是而本傳誤也今從之

堅喪表義而許之堅兄子資率其士衆就袁術術復表

資為豫州刺史

復扶又翻下同

術由是不能勝表

初董卓入

關留朱儁守雒陽而儁潛與山東諸將通謀懼為卓所襲出奔荊州卓以弘農楊懿為河南尹儁復引兵還雒擊懿走之儁以河南殘破無所資乃東屯中牟移書州

郡請師討卓徐州刺史陶謙上雋行車騎將軍

上時遣

精兵三千助之餘州郡亦有所給謙丹陽人

丹陽縣屬丹陽郡今

潤州朝廷以黃巾寇亂徐州用謙為刺史謙至擊黃巾

大破走之州境晏然劉焉在益州陰圖異計沛人張

魯自祖父陵以來世為五斗米道

陵即今所謂天師者也後魏寇謙之祖其

道客居于蜀魯母以鬼道常往來焉家焉乃以魯為督

義司馬

洪氏隸釋曰劉焉在蜀創置督義司馬助義褒義校尉劉表在荊州亦置綏民校尉漢袁諸侯

擅命率意以張脩為別部司馬與合兵掩殺漢中太守各置官屬

蘇固斷絕斜谷閣

斜谷在漢中西北今興元府西北入斜谷路至鳳州界百五十里有棧閣

二千九百八十九間板閣二千八百九十二間郡國志曰褒城縣北有褒谷北口曰斜南口曰褒長四百七十里同為一谷兩山高峻中間谷道褒水所流曹操謂斜谷道為五百里石穴者此也余據班志斜水出衙嶺山北至郿入渭褒水亦出衙嶺南至南鄭入沔則褒斜雖同為一谷而衙嶺乃其分水處也斷丁管翻斜音余奢

翻谷音穀又音浴

殺害漢使馬上書言米賊斷道不得復通

新

管又託他事殺州中豪彊王咸李權等十餘人以立威

刑捷為太守任岐及校尉賈龍由此起兵攻焉馬擊殺

岐龍馬意漸盛作乘輿車具千餘乘

乘絕證翻

劉表上馬有

似子夏在西河疑聖人之論

禮記檀弓曾子責子夏曰吾與子事夫子於洙泗之

間退歸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人疑汝於夫子而罪一也表蓋言馬在蜀僭擬使蜀人疑為天子也上時掌

翻時馬子範為左中郎將誕為治書御史

續漢志曰治書侍御史二

人秩六百石掌選明法律者為之凡天下諸獄疑事掌以法律當其是非蔡質曰選御史高第補之胡廣曰宣帝幸宣室齋居而決事令御史二璋為奉車都尉皆從人治書治書御史起此治直之翻

帝在長安惟小子別部司馬瑁素隨馬帝使璋曉喻馬

馬留璋不遣公孫度威行海外中國人士避亂者多

歸之北海管寧邴原王烈皆往依馬寧少時與華歆為

友

少詩照翻
華戶化翻

嘗與歆共鋤菜見地有金寧揮鋤不顧與

瓦石無異歆捉而擲之人以是知其優劣邛原遠行遊

學八九年而歸師友以原不飲酒會米肉送之原曰本

能飲酒但以荒思廢業故斷之耳

思相吏翻
斷音短

今當遠別

可一飲燕於是共坐飲酒終日不醉寧原俱以操尚稱

度虛館以候之

操七到翻
者伺其至也

寧既見度乃廬於山谷時

避難者多居郡南

難乃旦翻

而寧獨居北亦無還志後漸來

從之旬月而成邑寧每見度語唯經典不及世事還山

專講詩書習俎豆非學者無見也由是度安其賢民化

其德邨原性剛直清議以格物

格正也

度以下心不安之

寧謂原曰潛龍以不見成德

乾初九潛龍勿用孔子曰君子以成德為行潛之為

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見賢遍翻

言非其時皆招禍之道也密

遣原逃歸度間之亦不復追也

復扶又翻

王烈器業過人少

時名聞在原寧之右

少詩照翻聞文運翻名聲所至曰聞

善於教誘鄉里

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

知也

王烈字彥方

烈聞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

布帛六丈曰端一曰八丈

曰端按古以二丈為端遺于季翻

或問其故烈曰盜懼吾聞其過是有

恥惡之心既知恥惡則善心將生故與布以勸為善也

後有老父遺劍於路行道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

尋得劍怪之以事告烈烈使推求

推尋也

乃先盜牛者也

諸有爭訟曲直往質之於烈

質正也

或至塗而反或望廬

而還

還句緣翻

皆相推以直

推移也前書韓延壽傳以田相移即此義也

不敢使

烈聞之度欲以為長史烈辭之為商賈以自穢乃免

賈音

古

三年春正月丁丑赦天下 董卓遣牛輔將兵屯陝輔

分遣校尉北地李傕張掖郭汜武威張濟將步騎數萬

擊破朱雋於中牟

催古岳翻汜音祀又孚梵翻

因掠陳留潁川諸縣

所過殺虜無遺初荀淑有孫曰或少有才名

少詩照翻

何顒

見而異之曰王佐才也及天下亂或謂父老曰潁川四

戰之地

言其地平四面受敵

宜亟避之鄉人多懷土不能去或獨

率宗族去依韓馥會袁紹已奪馥位待或以上賓之禮

或度紹終不能定大業

度徒洛翻

聞曹操有雄畧乃去紹從

操操與語大悅曰吾子房也

比之張良

以為奮武司馬

操初起兵

為奮武將軍故以其鄉人留者多為催汜等所殺

表

紹自出拒公孫瓚與瓚戰於界橋南二十里

水經大河右瀆東北

逕鉅鹿郡廣宗縣故城南又東北逕界城亭北又東北逕信都郡武強縣故城東北蓋於河瀆上作橋註又云清河東北逕界城亭東水上有大梁謂之界城橋賢曰今貝州宗城縣側有古界城此城近枯澤水界橋當在此水上杜佑曰界橋在貝州宗城縣東

瓚兵三萬其鋒甚銳紹令麴義領

精兵八百先登彊弩千張夾承之瓚輕其兵少縱騎騰

之義兵伏楯下不動未至十數步一時同發謹呼動地

謹許璣軍大敗斬其所置冀州刺史嚴綱

考異曰九州春秋作劉

綱今從范書魏志

獲甲首千餘級追至界橋璣斂兵還戰義復

破之

復扶又翻

遂到璣營拔其牙門

賢曰真人水鏡經曰凡軍始出必令完堅若有

折將軍不利牙門旗竿軍之精也即周禮司職云軍旅會同置旌門是也

餘衆皆走初兗州

刺史劉岱與紹璣連和紹令妻子居岱所璣亦遣從事

范方將騎助岱及璣擊破紹軍語岱令遣紹妻子

語牛倨翻

別敕范方若岱不遣紹家將騎還吾定紹將加兵於岱

岱與官屬議連日不決聞東郡程昱有智謀召而問之

昱曰若棄紹近援而求瓚遠助此假人於越以救溺子

之說也

言勢不能相及也越人習水故以為能救溺溺奴歷翻

夫公孫瓚非袁紹

之敵也今雖壞紹軍

壞音怪

然終為紹所禽岱從之范方

將其騎歸未至而瓚敗

曹操軍頓丘

頓丘縣屬東郡師古曰以丘名

縣也丘一成為頓丘謂一頓而成也或曰成重也一重之丘也

于毒等攻東武陽操引

兵西入山攻毒等本屯

毒等時掠魏郡屯于西山

諸將皆請救武陽

操曰使賊聞我西而還武陽自解也不還我能敗其本

屯虜不能援武陽必矣

敗補邁翻

遂行毒聞之棄武陽還操

遂擊睦固及匈奴於扶羅於內黃

內黃縣屬魏郡陳留
有外黃故加內睦息

隨皆大破之 董卓以其弟旻為左將軍兄子璜為中

軍校尉皆典兵事宗族內外並列朝廷卓侍妾懷抱中

子皆封侯弄以金紫卓車服僭擬天子召呼三臺

三臺
尚書

臺御史臺符節臺也晉書曰漢官尚書為
中臺御史為憲臺謁者為外臺是謂三臺尚書以下皆

自詣卓府啟事又築塢於郿

英雄記曰郿去長安二百
六十里漢書郿音媚地名

高厚皆七丈積穀為三十年儲自云事成雄據天下不

成守此足以畢老卓忍于誅殺諸將言語有蹉跌者

蹉
倉

何翻跌
徒結翻

便戮於前人不聊生司徒王允與司隸校尉黃

琬僕射士孫瑞尚書楊瓚密謀誅卓中郎將呂布使弓

馬膂力過人

膂脊骨也

卓自以遇人無禮行止常以布自衛

甚愛信之誓為父子然卓性剛褊嘗小失卓意卓拔手

戟擲布

手戟小戟便
于擊刺者

布拳捷

勇力為拳
迅疾為捷

避之而改容顧

謝卓意亦解布由是陰怨于卓卓又使布守中閣而私

於侍婢益不自安王允素善待布布見允自陳卓幾見

殺之狀

幾居
希翻

允因以誅卓之謀告布使為內應布曰如

父子何曰君自姓呂本非骨肉今憂死不暇何謂父子

擲戟之時豈有父子情邪布遂許之夏四月丁巳帝有

疾新愈大會未央殿卓朝服乘車而入

魏祕書監秦靜曰漢氏承秦改

六冕之制朝服俱玄冠絳衣而已晉名曰五時朝服有四時朝服又有朝服

陳兵夾道自營

至宮左步右騎屯衛周帀

帀作答翻

令呂布等扞衛前後王

允使士孫瑞自書詔以授布

使尚書僕射自書詔者懼其泄也

布令同

郡騎都尉李肅

考異曰袁紀作李順今從范書魏志

與勇士秦誼陳衛

等十餘人偽著衛士服

著陟畧翻

守北掖門內以待卓卓入

門肅以戟刺之

刺七亦翻下同

卓裒甲不入

裒甲者被甲於內而加衣甲上

傷

臂墮車顧大呼曰

呼火故翻

呂布何在布曰有詔討賊臣卓

大罵曰庸狗敢如是邪布應聲持矛刺卓趣兵斬之

趣讀

曰促主簿田儀及卓蒼頭前赴其尸布又殺之凡所殺三

人布即出懷中詔版以令吏士曰詔討卓耳餘皆不問

吏士皆正立不動大稱萬歲百姓歌舞於道長安中士

女賣其珠玉衣裝市酒肉相慶者填滿街肆弟旻璜等

及宗族老弱在郿皆為其羣下所斫射死

射而亦翻

暴卓尸

於市

暴薄木翻
又薄報翻

天時始熱卓素充肥脂流於地守尸吏

為大炷

炷燈也
炷所著者

置卓臍中然之光明達曙如是積日

諸袁門生聚董氏之尸焚灰揚之於路塢中有金二三

萬斤銀八九萬斤錦綺奇玩積如丘山以王允錄尚書

事呂布為奮威將軍假節儀比三司

奮威將軍始於漢
元帝用任千秋為

之沈約曰呂布為奮威將軍
儀比三司猶儀同三司也

封溫侯

溫縣屬河內郡周
大夫蘇忿生之邑

共秉朝政

朝直
還翻

卓之死也左中郎將高陽侯蔡邕在王

允坐

高陽縣屬涿郡又陳留國
縣有高陽亭坐但卧翻

聞之驚歎允勃然叱之

曰董卓國之大賊幾亡漢室

幾居希翻

君為王臣所宜同疾

而懷其私遇反相傷痛豈不共為逆哉即收付廷尉邕

謝曰身雖不忠古今大義耳所厭聞口所常玩豈當背

國而嚮卓也

背蒲妹翻

願黥首刖足繼成漢史

初邕徙朔方自徙中上書

乞續漢書諸志蓋其所學所志者在此

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太尉馬

日碑謂允曰伯喈曠世逸才

蔡邕字伯喈

多識漢事當續成

後史為一代大典而所坐至微誅之無乃失人望乎允

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

賢曰凡史官記事善

惡必書謂遷所記但是漢家不善之事皆為謗也非獨指武帝之身即高祖善家令之言武帝筭緡權酤之類是也班固集云史遷著書成一家之言至以身陷刑故微文譏刺貶損當世非義士也

方今國祚

中衰

仲竹中翻

戎馬在郊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既

無益聖德復使吾黨蒙其訕議

復扶又翻

日碑退而告人曰

王公其無後乎善人國之紀也制作國之典也滅紀廢典其能久乎邕遂死獄中初黃門侍郎荀攸與尚書鄭

泰侍中种輯等謀曰董卓驕忍無親雖資彊兵實一匹

夫耳可直刺殺也

刺七亦翻顯伍瓊同謀

考異曰魏志云攸與何

事垂就而覺收攸繫獄泰逃奔袁術攸言語飲食自若
會卓死得免 青州黃巾寇兗州劉岱欲擊之濟北相

鮑信諫曰今賊衆百萬百姓皆震恐士卒無鬪志不可
敵也然賊軍無輜重唯以鈔畧為資

重直用翻

今不若畜士

衆之力先為固守彼欲戰不得攻又不能其勢必離散
然後選精銳據要害擊之可破也岱不從遂與戰果為
所殺曹操部將東郡陳宮謂操曰州今無主而王命斷
絕宮請說州中綱紀

綱紀即謂州別駕及治中諸從事也說翰芮翻下同

明府尋

往牧之

牧之謂
為州牧

資之以收天下此霸王之業也宮因往

說別駕治中曰今天下分裂而州無主曹東郡命世之

才也若迎以牧州必寧生民鮑信等亦以為然乃與州

吏萬潛等至東郡迎操領兗州刺史操遂進兵擊黃巾

於壽張東不利賊衆精悍

悍下罕翻
又侯肝翻

操兵寡弱操撫循

激勵明設賞罰承間設奇

間古
莧翻

晝夜會戰戰輒禽獲賊

遂退走鮑信戰死操購求其喪不得乃刻木如信狀祭

而哭焉詔以京兆金尚為兗州刺史將之部操逆擊之

尚犇袁術

為後建安二年尚不屈於術張本

五月

考異曰范書丁酉大赦袁紀丁未

大赦按是年正月丁丑大赦及李傕求赦王允曰一歲不再赦然則五月必無赦也以征西將軍

皇甫嵩為車騎將軍

初呂布勸王允盡殺董卓部曲

允曰此輩無罪不可布欲以卓財物班賜公卿將校允

又不從允素以劍客遇布布負其功勞多自誇伐既失

意望漸不相平允性剛稜疾惡

賢曰稜威稜也音力登翻余謂稜方稜也剛稜

猶言初懼董卓故折節下之

下遐

卓既殲滅自謂無復

患難

殲息庶翻復扶又翻難乃旦翻

頗自驕傲以是羣下不甚附之允

始與士孫瑞議特下詔赦卓部曲既而疑曰部曲從其
主耳今若名之惡逆而赦之恐適使深自疑非所以安
之也乃止又議悉罷其軍或說允曰涼州人素憚袁氏
而畏關東今若一旦解兵開關必人人自危可以皇甫
義真為將軍就領其衆因使留陝以安撫之允曰不然
關東舉義兵者皆吾徒也今若距險屯陝雖安涼州而
疑關東之心不可也

陝失冉翻

時百姓訛言當悉誅涼州人

卓故將校遂轉相恐動皆擁兵自守

將即亮翻校戶教翻

更相謂

曰蔡伯喈但以董公親厚尚從坐今既不赦我曹而欲使解兵今日解兵明日當復為魚肉矣

更工衡翻
復扶又翻

呂布

使李肅至陝以詔命誅牛輔輔等逆與肅戰肅敗走弘

農布誅殺之輔恇怯失守

恇去
王翻

會營中無故自驚輔欲

走為左右所殺李傕等還

傕等自陳留
潁川還也

輔已死傕等無

所依遣使詣長安求赦王允曰一歲不可再赦不許傕

等益懼不知所為欲各解散間行歸鄉里

間古
覓翻

討虜校

尉武威賈詡曰諸君若棄軍單行則一亭長能束君矣

長知

不如相率而西以攻長安為董公報仇

為于偽翻事濟

奉國家以正天下若其不合

不合謂事不濟不與本計合也

走未晚也

催等然之乃相與結盟率軍數千晨夜西行王允以胡

文才楊整脩皆涼州大人

賢曰大人謂大家豪右又曰大人長老之稱言尊事之也

召使東解釋之不假借以溫顏謂曰關東鼠子欲何為

邪卿往呼之於是二人往實召兵而還催隨道收兵比

至長安

比必寐翻及也

已十餘萬與卓故部曲樊稠李蒙等合

圍長安城城峻不可攻守之八日

考異曰魏志云十日今從范書

呂

布軍有叟兵內反

賢曰叟兵即蜀兵也漢代謂蜀為叟

六月戊午引催衆

入城放兵虜掠布與戰城中不勝將數百騎以卓頭繫

馬鞍出走駐馬青鎖門外

衛瓘曰青瑣戶邊青鏤也一日天子門內有眉格再重裏

青畫

招王允同去允曰若蒙社稷之靈上安國家吾之

願也如其不獲則奉身以死之朝廷幼少

朝廷謂天子也

恃我

而已臨難苟免吾不忍也

難乃旦翻

努力謝關東諸公勤以

國家為念太常种拂曰為國大臣不能禁暴禦侮使白

刃向宮去將安之遂戰而死催汜屯南宮掖門殺太僕

魯雋

達音

大鴻臚周奐

臚陵如翻

城門校尉崔烈越騎校尉

王頎

頎音祈

吏民死者萬餘人狼籍滿道王允扶帝上宣

平門避兵

三輔黃圖曰長安城東面北頭門號宣平門上時掌翻

催等於城門下

伏地叩頭帝謂催等曰卿等放兵縱橫欲何為乎

孟橫翻

催等曰董卓忠於陛下而無故為呂布所殺臣等為卓

報讎

為于偽翻

非敢為逆也請事畢詣廷尉受罪催等圍門

樓共表請司徒王允出問太師何罪允窮蹙乃下見之

已未赦天下以李催為揚武將軍郭汜為揚烈將軍

揚武

將軍始於建武之初馬成為之揚烈將軍蓋始於是時

樊稠等皆為中郎將僉等

收司隸校尉黃琬殺之初王允以同郡宋翼為左馮翊

王宏為右扶風

允太原人

僉等欲殺允恐二郡為患乃先徵

翼宏遣使謂翼曰郭汜李傕以我二人在外故未危

王公

危謂殺也

今日就徵明日俱族計將安出翼曰雖禍福

難量

量音良

然王命所不得避也宏曰關東義兵鼎沸欲

誅董卓今卓已死其黨與易制耳

易以鼓翻

若舉兵共討僉

等與山東相應此轉禍為福之計也翼不從宏不能獨

立遂俱就徵甲子倅收允及翼宏并殺之允妻子皆死

宏臨命詬曰

詬許候翻又古
候翻怒罵也

宋翼豎儒不足議大計

賢曰

賢者言賤
劣如僮豎

倅尸王允於市莫敢收者故吏平陵令京兆

趙戩棄官收而葬之

戩子
踐翻

始允自專討卓之勞士孫瑞

歸功不侯故得免於難

難乃
旦翻

臣光曰易稱勞謙君子有終吉

易繫辭曰勞而不伐
有功而不德厚之至

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
以存其位者也程頤註曰有勞而能謙又須君子行
之有終則吉夫樂高喜勝人之常情平時能謙固已
鮮矣况有功勞可尊乎雖使知謙之善勉而為之若

矜負之心不忘則不能常久欲具有終不可得也惟君子安履謙順故久而不變乃所謂有終則吉也

士孫瑞有功不伐以保其身可不謂之智乎

催等以賈詡為左馮翊欲侯之詡曰此救命之計何功之有固辭不受又以為尚書僕射詡曰尚書僕射官之

師長

長知兩翻

天下所望詡名不素重非所以服人也乃以

為尚書

呂布自武關犇南陽袁術待之甚厚布自恃

有功於袁氏

謂殺董卓為袁氏報仇也

恣兵鈔掠

鈔楚交翻

術患之布不

自安去從張楊於河內李催等購求布急布又逃歸袁

紹 丙子以前將軍趙謙為司徒 秋七月庚子以太

尉馬日磾為太傅錄尚書事

磾丁亥翻

八月以車騎將軍

皇甫嵩為太尉 詔太傅馬日磾太僕趙岐杖節鎮撫

關東 九月以李傕為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假節郭

汜為後將軍樊稠為右將軍張濟為驃騎將軍皆封侯

驃匹妙翻

傕汜稠亮朝政

亮與管同

濟出屯弘農

司徒趙謙罷

甲申以司空淳于嘉為司徒光祿大夫楊彪為司空

錄尚書事

初董卓入關說韓遂馬騰與共圍山東

說翰

芮遂騰率衆詣長安會卓死李傕等以遂為鎮西將軍

遣還金城騰為征西將軍遣屯郿

晉書職官志曰四征起於漢代四鎮通於

柔遠

冬十月荊州刺史劉表遣使貢獻以表為鎮南將

軍荊州牧封成武侯

成武縣前漢屬山陽郡後漢屬濟陰郡

十二月太

尉皇甫嵩免以光祿大夫周忠為太尉參錄尚書事

曹操追黃巾至濟北悉降之

濟子禮翻降戶江翻

得戎卒三十餘

萬男女百餘萬口收其精銳者號青州兵

所降者青州黃巾也故號

青州

操辟陳留毛玠為治中從事玠言於操曰今天下

分崩乘輿播蕩生民廢業饑饉流亡公家無經歲之儲

百姓無安固之志難以持久夫兵義者勝

魏相嘗引是言

守位

以財

易大傳曰何以聚人曰財何以守位曰仁

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

以畜軍資

操之所以芟羣雄者在迎天子都許屯田積穀而已二事乃玠發其謀也

如此則

霸王之業可成也操納其言遣使詣河內太守張楊欲

假塗西至長安楊不聽定陶董昭說楊曰

說輪內翻

袁曹雖

為一家勢不久羣曹今雖弱然實天下之英雄也當故

結之

故者結交之因也謂因事而結之

況今有緣宜通其上事

上時掌翻下同

并表薦之若事有成永為深分

分扶問翻
契分也

楊於是通操

上事仍表薦操昭為操作書與李催郭汜等

為于
偽翻

各隨

輕重致殷勤催汜見操使以為關東欲自立天子今曹

操雖有使命非其誠實

使疏
吏翻

議留操使黃門侍郎鍾繇

說催汜曰方今英雄並起各矯命專制唯曹兗州乃心

王室而逆其忠款非所以副將來之望也催汜乃厚加

報答

當是時董昭在河內鍾繇在長安操不能使也而
各為操道地蓋聞其雄畧先為效用以自結也

繇皓之曾孫也

鍾皓見五十三卷
桓帝建和三年

徐州刺史陶謙與

諸守相共奏記推朱儁為太師

守式又翻相悉亮翻

因移檄牧伯

欲以同討李傕等奉迎天子會李傕用太尉周忠尚書

賈詡策徵儁入朝儁乃辭謙議而就徵復為太僕公

孫瓚復遣兵擊袁紹至龍湊

龍湊地名在平原界漢晉春秋載紹與瓚書曰龍河

之師羸兵前誘大兵未濟而足下膽破衆散不鼓而敗則龍湊蓋河津也詳味紹書龍湊宜在勃海界又袁譚軍龍湊曹操攻之拔平原走保南皮蓋在平原界也復扶又翻下同紹擊破之瓚遂還幽

州不敢復出 揚州刺史汝南陳溫卒袁紹使袁遺領

揚州袁術擊破之遺走至沛為兵所殺術以下邳陳瑀

為揚州刺史

考異曰獻帝紀四年三月袁術殺陳溫據淮南魏志術傳云術殺溫領其州裴松

之按英雄記溫自病死不為術所殺九州春秋曰初平三年揚州刺史陳瑋死術以瑀領揚州蓋陳瑋當為陳溫實以三年卒今從之

四年春正月甲寅朔日有食之

丁卯赦天下

考異曰袁紀

五月丁卯赦今從范書

曹操軍甄城

甄城縣屬濟陰郡賢曰今濮州縣也甄音絹蜀本作

是

袁術為劉表所逼引兵屯封丘黑山別部及匈奴

於扶羅皆附之曹操擊破術軍遂圍封丘術走襄邑又

走寧陵

封丘襄邑二縣屬陳留郡寧陵縣屬梁國宋白曰封丘古封國之地左傳所謂封父之繁弱是

也漢為封丘縣寧陵縣古寧城漢高祖改為寧陵縣操追擊連破之術走九江揚

州刺史陳瑀拒術不納術退保陰陵集兵於淮北復進

向壽春

陰陵壽春二縣皆屬九江郡壽春揚州刺史治所復扶又翻

瑀懼走歸下邳

術遂領其州兼稱徐州伯李傕欲結術為援以術為左

將軍封陽翟侯

陽翟縣屬潁川郡

假節

袁紹與公孫瓚所置

青州刺史田楷連戰二年士卒疲困糧食並盡互掠百

姓野無青草紹以其子譚為青州刺史楷與戰不勝會

趙岐來和解關東瓚乃與紹和親各引兵去三月袁

紹在薄落津

續漢志安平國經縣西有漳水津名薄落津鉅鹿郡饒陶縣有薄落亭水經註漳水

逕鉅鹿縣故城西水有故津謂之薄落津

魏郡兵反與黑山賊于毒等數萬

人共覆鄴城殺其太守紹還屯斥丘

斥丘縣屬鉅鹿郡賢曰故城在今相

州成安縣東南十三州志云土地斥鹵故云斥丘

夏曹操還軍定陶 徐州

治中東海王朗及別駕琅邪趙昱說刺史陶謙曰求諸

侯莫如勤王

左傳晉大夫狐偃之言說輸芮翻

今天子越在西京宜遣

使奉貢謙乃遣昱奉章至長安詔拜謙徐州牧加安東

將軍封溧陽侯

溧陽縣屬丹陽郡

以昱為廣陵太守朗為會稽

太守是時徐方百姓殷盛

古語多謂州為方故八州八伯謂之方伯書曰惟此陶唐

有此冀方詩曰徐方不庭是也

穀實差豐流民多歸之而謙信用讒邪

疎遠忠直

遠于願翻

刑政不治由是徐州漸亂許劭避地廣

陵謙禮之甚厚劭告其徒曰陶恭祖外慕聲名內非真

正

陶謙字恭祖

待吾雖厚其執必薄遂去之後謙果捕諸寓

士人乃服其先識 六月扶風大雨雹

雨于具翻

華山崩

裂

華戶化翻

太尉周忠免以太僕朱雋為太尉錄尚書事

下邳闕宣聚眾數千人

賢曰風俗通曰闕姓也承闕黨童子之後縱橫家有闕子

著自稱天子陶謙擊殺之

考異曰范書謙傳作閭宣今從魏志武紀及謙傳魏武

紀又曰謙與宣共舉兵取泰山華費掠任城謙傳亦云謙始與合從後遂殺之并其衆按謙據有徐州託義勤王何籍宣數千之衆而與之合從蓋謙別將與宣共襲曹嵩故曹操以此為謙罪而伐之耳

大雨

晝夜二十餘日漂沒民居袁紹出軍入朝歌鹿腸山

朝歌縣屬河內郡賢曰朝歌故城在今衛縣西續漢志曰朝歌有鹿腸山討于毒圍攻五日

破之斬毒及其衆萬餘級紹遂尋山北行進擊諸賊左
髡丈八等皆斬之又擊劉石青牛角黃龍左校郭大賢
李大目于氏根等復斬數萬級皆屠其屯壁遂與黑山

賊張燕及四營屠各雁門烏桓戰於常山

復扶又翻屠直於翻屠各

匈奴種

燕精兵數萬騎數千匹紹與呂布共擊燕連戰十

餘日燕兵死傷雖多紹軍亦疲遂俱退呂布將士多暴

橫

橫戶孟翻

紹患之布因求還雒陽紹承制以布領司隸校

尉遣壯士送布而陰圖之布使人鼓箏於帳中

說文箏樂也鼓

弦竹身十三弦蒙恬所造一說秦人薄義父子爭瑟而分之因以為名案箏制與瑟同瑟二十五弦而箏十三絃故云然風俗通箏秦聲五絃筑身箏者上圓象天下平象地中空準六合弦柱十二擬十二月乃仁智之器也今并涼二州箏形如瑟不知誰改也釋名箏施絃高箏箏然音爭密亡去送者夜起斫

帳被皆壞明旦紹聞布尚在懼閉城自守布引軍復歸

張楊

前太尉曹嵩避難在琅邪

難乃旦翻

其子操令泰山

太守應劭迎之嵩輜重百餘兩

重直用翻兩音亮

陶謙別將守

陰平

陰平縣屬東海郡賢曰故城在今沂州承縣西南

士卒利嵩財寶掩襲嵩

於華費間殺之

前漢志華費二縣皆屬泰山郡續漢志泰山有費縣無華縣蓋并省也水經時

水南過華縣東又南過費縣東入沂賢曰費縣故城在費縣東北費音祕

并少子德秋操引

兵擊謙攻拔十餘城至彭城大戰謙兵敗走保郯

郯縣屬東

海郡徐州刺史治所

初京雒遭董卓之亂民流移東出多依徐土

遇操至坑殺男女數十萬口於泗水水為不流

偽為于翻

攻郟不能克乃去攻取慮睢陵夏丘

三縣皆屬下邳國杜佑曰泗川下邳

縣北有漢武原故城又北有郟縣故城睢陵故城在下邳東南夏丘堯封禹為夏伯邑於此漢為夏丘縣師古曰取音趨又音秋慮音

慮睢音雖夏戶雅翻

皆屠之雞犬亦盡墟邑無復行

人冬十月辛丑京師地震有星孛于天市

字蒲內翻

司空楊彪免丙午以太常趙溫為司空錄尚書事劉

虞與公孫瓚積不相能瓚數與袁紹相攻

數所角翻下同

虞禁

之不可而稍節其稟假瓚怒屢違節度又復侵犯百姓

虞不能制乃遣驛使奉章陳其暴掠之罪瓚亦上虞票

糧不周

上時掌翻

二奏交馳互相非毀朝廷依違而已

依違言甲

奏上則依甲而違乙乙奏上則依乙而違甲無決然之是非也

瓚乃築小城於薊城東

南以居之

薊縣屬廣陽國幽州牧所治也薊音計

虞數請會瓚輒稱病不

應虞恐其終為亂乃率所部兵合十萬人以討之時瓚

部曲放散在外倉卒掘東城欲走

卒與奔同

虞兵無部伍不

習戰又愛民廬舍敕不聽焚燒戒軍士曰無傷餘人殺

一伯珪而已

公孫瓚字伯珪

攻圍不下瓚乃簡募銳士數百人

因風縱火直衝突之虞衆大潰虞與官屬北奔居庸

居庸

縣屬上谷郡胡嶠曰自幽州西北入居庸關宋祁曰唐
媯州懷戎縣東南五十里有居庸塞東連盧龍碣石西
屬太行常山實天下之險

瓚追攻之三日城陷執虞并妻子還薊猶

使領州文書會詔遣使者段訓增虞封邑督六州事拜

瓚前將軍封易侯

易縣前漢屬涿郡後漢省

瓚乃誣虞前與袁紹等

謀稱尊號脅訓斬虞及妻子於薊市故常山相孫瑾掾

張逸張瓚等相與就虞罵瓚極口然後同死

掾俞
綽

瓚傳

虞首於京師故吏尾敦於路劫虞首歸葬之

賢曰尾姓
敦名余按

古有尾生虞以恩厚得衆心北州百姓流舊莫不痛惜流者他州

人流入幽州者也舊者舊著籍幽州者也初虞欲遣使奉章詣長安而難其

人衆咸曰右北平田疇年二十二年雖少少詩照翻然有奇

材虞乃備禮請以為掾具車騎將行疇曰今道路阻絕

寇虜縱橫稱官奉使為衆所指願以私行期於得達而

已虞從之疇乃自選家客二十騎俱上西關出塞傍北

山傍步浪翻西關即居庸關北山即陰山直趣朔方循間道至長安致命

趣七喻翻詔拜疇為騎都尉疇以天子方蒙塵未安不

可以荷佩榮寵

荷下可翻

固辭不受得報馳還比至虞已死

比必疇謁祭虞墓陳發章表

章表當依下文作章報

哭泣而去公

孫瓚怒購求獲疇謂曰汝不送章報我何也疇曰漢室

衰積人懷異心唯劉公不失忠節章報所言於將軍未

美恐非所樂聞

樂音洛

故不進也且將軍既滅無罪之君

又讎守義之臣疇恐燕趙之士皆將蹈東海而死莫有

從將軍者也瓚乃釋之疇北歸無終

無終縣屬右北平郡春秋無終子之

國疇蓋其縣人宋白曰無終唐為薊州玉田縣

率宗族及他附從者數百人埽

地而盟曰君仇不報吾不可以立於世遂入徐無山中

徐無縣屬右北平郡有徐無山

營深險平敞地而居躬耕以養父母

養羊

亮百姓歸之數年間至五千餘家疇謂其父老曰今衆

成都邑而莫相統一又無法制以治之

治直之翻

恐非久安

之道疇有愚計願與諸君共施之可乎皆曰可疇乃為

約束相殺傷犯盜諍訟者

諍讀曰爭晉王沈釋時論闡苴勇敢於餐諍叶韻平聲

隨輕重抵罪重者至死凡一十餘條又制為婚姻嫁娶

之禮與學校講授之業

校戶教翻

班行於衆衆皆便之至道

不拾遺北邊翕然服其威信烏桓鮮卑各遣使致饋
疇悉撫納令不為寇 十二月辛丑地震 司空趙溫免
乙巳以衛尉張喜為司空

資治通鑑卷六十